

祖徠集

五

145  
104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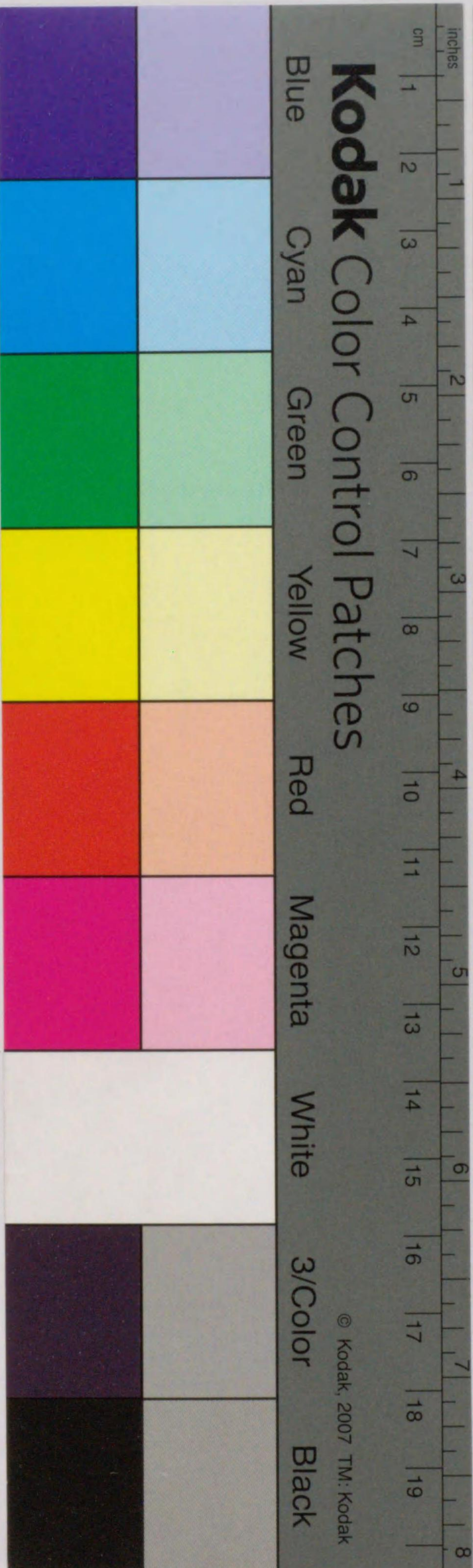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徂徠集卷之十三



此書籍八寶買

物茂卿著本

及其... 禁...

記一十二首

堯韭亭記

夫一物之微能托古聖賢以致藉甚於不朽可謂奇

也雖然寧無所商確於其間哉蔽芾之勿剪伐萊倚  
之如切磋南于召風于衛伯夷侯和固必竢誦詠而  
後知於其名則莫有乎爾孔氏禽楊家巢融問而脩  
答亦惟滑稽者之言已非有竊取義乎丘與雄矣我



獨愛夫堯非之爲物也。卽名而羹墻之思存。則不須披繙于篇什。原種而雲日之化在。則無假揄揚于比興。嗚呼。蕞爾之品。而託惟天爲大之德。奇之至此。其爲如何。聞之人有以命其亭者。豈翹好奇之云爾。亦見其好德矣。又聞其人也。爲神農氏之言者也。農之於堯。未知其德之軒輊爲何如矣。儒之與醫。均是仁之術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我亦知其必同矣。何也。其愛之同也。故敢言我之所欲言。以寄題者。爾歲辛巳夏五月初六。

樂樂堂記

豫侯業已就封乎河內。則築一堂河之渚。顏以樂樂。燕閒自娛。絃歌之聲。時時聞于外。云或謂孟子衆獨之辨。世君子所取於衷焉。是胡以見遺而特言樂樂爲也。蓋孟子語世俗之樂。而豫侯之好古樂也。夫當孟子之世者。非魏惠王邪。前惠王而魏有文侯。文侯師事子夏。段干木號稱好學。而不能無矧于聽古樂。而况其下焉者。又况在孟子之世乎。故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不然而驟強焉。以文侯之所矧聽者。則衆皆掩耳走矣。尚何在其偕之樂乎。不佞茂卿。竊嘗睹于今世俗之人。亦猶如此邪。獨豫侯迺好古樂。



也。甚於世俗之樂也。則其過文侯遠矣。豫侯善箏琵琶。好吹笙。笙古樂器也。箏琵琶者。昉于秦漢。漢定天下。更詔曰。文始武曰五行。而房中安世。今有傳之者矣。房中樂五調。本諸琴歌。魏晉六朝之際。斑斑乎猶可得而言焉。蓋至唐旋宮騁變。而後鹿鳴伐檀諸雅曲泯焉。宜其與琴不相入。而明皇之迺見穢也不佞。茂卿又嘗睹于我東方之樂。制氏疇人相守弗廢者。數百千歲。要不無小緣飾。而韶武安世諸樂具在。雅淡洋洋。衆美咸備。嗚乎。是胡以傳也。琴胡以獨不傳也。辟諸五色宮商。如繡錯而成章。仲儒之言可徵哉。及受讀乎琴經五調。繇以生焉。則周漢音之遺弗誣已。迺論箏琵琶之非古。其在漢也。被之以古音。雖琴瑟之雅。至今存可也。且聞之。昔文侯之魏。有河內。吾不知其與豫侯之河內何如也。文侯矧於聽古樂。而其樂人竇公年百六十歲。猶能獻其書於漢。而大司樂以傳焉。今河內則豫侯受封處。近於王城也。制氏疇人。故當有如竇公其人。或能來游獻其書邪。琴倘或傳邪。則豫侯業已心誠好之矣。愈益相共脩明其音。以教國人邪。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則鄉者所謂掩耳走也。迺能喁喁然鄉乎化也。則河內



之民何有乎世俗之樂也。則亦樂樂之莫盭乎。孟子之心也。爲之記。

月窟硯記

藩大夫藤子獲古研一枚。脩咫有九分。博五寸有分半。其厚寸寸之餘。如博之奇。其制方表員中。中函太極。環以八索。其額鐫月下三人同行者狀。其一人左顧而指月。其髯鬚鬚然可數。其衣冠丰態皆宛然可呼。旁有軒楹樹石。古雅可翫。審眠石理。堅緻秀潤。色黝而紫。有綠條文繞絡其要。誓諸譜。蓋崑谿下崑一種云。藤子旣獲之。愛甚。刻木爲之蓋。俾予門人蘓山鞍元昌隸識其上。邵康節先生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一句。因字其硯。曰月窟。謁予記之。康節之學。予未之聞也。請臆道之。夫頽昂今古。唯明與幽其來也。混混乎無竭。塞乎天地之間。明之根是之。謂天根。其逝也窈窈乎無閔。藏乎視聽之外。幽之始是之。謂月窟。一往一來。熙熙皆春。是則知道者之言也。予獨慨夫逝者之弗可挽也。古昔聖人其亦有與予同其憂者邪。作爲書契以藏其往。萬化所歸。結爲大年。其諸謂之幽之府乎。書契之作。楮氏司白。墨氏司玄。玄與白之合。以爲質也。石氏始之。毛氏終之。石



氏之子。其幽之始乎。月窟之義。其在茲矣。雖然。方諸之水。資其潤也。金粟之華。同其臭也。是何干武弁之事哉。而時嚮文化。吾伊四起。靈桂無種。到處毓芳。是亦何擇武弁之家哉。滕子蹶然興曰。旣承眇論。又辱善頌。敢謝。遂爲記。寶永庚寅秋九月盡。

古銅鐸記

吾藩大夫滋野子。獲古銅鐸一枚。連甬六寸五分。徑二寸有半。兩銑相距四寸。累黍求之。適合夷則之度。銑四布。作雲狀。銅色古粹。妄意不下三百年焉。稽諸往籍。夏后氏之器。縣鐘鐸。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則

古者祀與戎兩用之。而宋況聞諸光宅。以協姑洗。荀勗獲黃鐘于趙牛。是厥施殊矣。今審欵識。上曰鸞鳳。鳴和下曰披茲玄素。妙世頤神。餐霞攝霧。秀色玄徵。最後吳且偲二字。迺其撰人。有印不可識別也。蓋道觀中物已。迺吹玉律命之。輒與大晟黃鐘相飲。益信其有徵焉。滋野子素有王長史癖。其及獲之。欣然以爲茶室傳呼具。命予記之。予業已乏賞鑒。又昧茗理。獨以黃山丹丘白日羽翰。上清雷鳴眉鬚紺綠。豈曰所用匪厥儔哉。石鼎生籟。松濤翻空。可以入琴徽。亦何外金奏也。且夫峽者古用武國也。勝國時。介冑生



蟣蝨寧居之不暇。曾未百歲。士大夫儕從容閒暇。敲冰烹月。好尚風流。此自太平餘澤。清時雅玩。莫怪其或曰窮韜略。握奇經。不如載茗一車哉。是以君子蓋論其世云爾。故予爲略記其事。而俾後觀者藉此以識今時之俗也。正德辛卯六月一日。

鳳陽院記

瑩師之謁予。辭以文其所劾院也。始瑩師之師曰湛老人。老人所受業者曰梧山。梧山在閩莆中。距此萬里而遠也。方瑩師之契于老人也。老人手字鳳陽以畀之。以名之。其異日所劾院也。於是乎瑩師未有院

也。老人歿若而年。爲寶永戊子歲。其臘嘉平而後。得院於獅林麓。以名之也。獅林爲老人所老處。距其院跬步而近也。吾聞之。鳳者文之瑞也。夫旣鳳之矣。則何以文爲也。且夫齟齬氏以無文倡天下。而師之道所由祖也。則亦何以文爲也。至文無文。質有其文之言者。吾未知於其所道有當乎否也。且何取諸鳳也。在昔胡羶華夏。薰于閩海。君子掩鼻。小人逐臭。獨在湛老人之徒。增擊萬里。覽德而下。庶乎鳳之儀歟。以吾所睹記。父老所傳說。而吾東方僧之無文者尚矣。比及湛老人之徒。至實始操華音。鏘鏗于宮徵而商。



羽之也。庶乎鳳之鳴歟。雖然是亦未知於其爲文之  
瑞能有當乎否也。鳳有三文。首頰德而背信義而膺  
仁智之。三六者。蓋亾當乎其所道也。已。雖然。湛老人  
弗忘乎梧山而瑩師之弗遠乎獅林均之有所本也。  
本而文之。何文不有也。何三而六之已也。由此而往。  
吾所謂六像九苞。庶乎覩其翩乎集也。吾又聞之。鳳  
者出東方君子之國。方今百年治平。聖明在上。人  
文聿興。無人不文。無文不鳳。鳳乎鳳乎。誰其之歸。雖  
然先吾子有餘歲。莫有乎爾。則亦後吾子有餘歲。莫  
有乎爾。不先不後。正當其時。吾蓋且鳳其辭以文其  
所。初院也。從其謁也。吉先片羽。梧山一枝。信哉。翩乎  
其集之。其諸謂之鳳陽之院已。

海錯硯記

藩大夫鈴子。出一硯示予。硯鐫海水作羅文者。狀而  
海物。羸螭。蚺蚴。屬雜然麗焉。其工緻與石所產處。予  
何以識之。問其久近之歲。則自其四世祖時。業已寶  
藏之。蓋踰百而幾乎二百。審哉。硯之壽也。予聞之。鈴  
子族出自真田氏。真田氏以善將聞於信野間。而敦  
詩書。謹細物。獨以此徵之。則硯之壽。非徒壽也。世寶  
之。亦非徒寶也。且夫觀乎海者。豈唯以其汪濊。滄澗。



之大。狂濤怒浪。倒山崩崖之威乎。予嘗家東海。以  
其風恬潮平。如羅如縠也。揭厲渚嶼之間。俯矚巖磔  
之隈。介族煦沫。纍纍相倚。殊品詭形。娛人心目。謁然  
生意。有槩乎中。得爲非美觀乎。何則。一陰一陽。文武  
弛張。細大相涵。剛柔交資。此天地人事所以悠久不  
已之故也。故觀乎錯而有得諸海。觀乎海而有得諸  
硯。觀乎硯而有得諸其祖先家世。貽厥之謀者。迺鈴  
子之善箴已。予因以海錯命其硯。而授諸鈴子。鈴之  
爲後者。併寶予言。如寶茲硯。則亦豈硯之壽哉。

西山石記

鈴大夫蓄一石。凡案間物也。其峰在左下。則爲崖。爲  
壁。有峭拔千仞之勢焉。其右成嶺。白皜冒之。皚皚乎  
雪已。諏予以名。迺命曰西山。蓋山脉從北而來。昂頭  
南視。是爲左峰。峰高有所蔽虧乎。積雪在陰。四時不  
消。我自東見之。此其所以爲西山也。夫石以象山。卧  
游一室中。大夫其不念山林者乎。大夫而不念山林  
其於爲大夫何之有也。况夷齊采薇。師表萬世。此自  
人倫之至。大夫而學之。孟公綽之。不欲庶幾乎下之  
則。王子猷之。爽氣照映江左。師其心而裁其迹。亦何  
貽。斗筲之誚也。至如驚風飄日。子建之。抗悲層巒。崔



鬼士衡之嗟時。誦其所謂志士營世業。則大夫令聞。豐贍以徵寵靈于府公。為邦民具瞻者。可徵諸今日。焉。誦其所謂大耋嗟落暉。則大夫異時它日。引年引。恬養老其國中。以鼓缶乎日昃之離者。於是乎有之。焉。是則西山之石出處以之。始終以之。猶乎銘諸几。案間也。則豈唯玩物之謂哉。

香禪師詩題覽古記

香禪師在奧奧。侯延享城中。師作城中覽古詩。人或議覽古字涉不祥矣。師在享筵。宜有所避忌也。師質諸予。予曰庸何傷乎。昔人懷古覽古詩。誠多悲慨者。如越中覽古悲句。踐蘇臺。悼闔閭。蓋其地其事有可悲者故也。若夫奧城中古迹。西侯之祖宗。建勳開國。子孫世世守之。弗替。祚胤靈長。民物蕃庶。為一方大鎮。本無可悲者。則作詩頌焉。是其周覽古迹者。一而所遇有悲喜之殊矣。詎謂覽古字涉不祥哉。且思懷周覽有何悲傷。或譏或頌。亦在所遇如何耳。或曰不然。凡言古者。謂異代也。以唐視隋。以宋視唐。故懷古覽古。所以有悲慨之意者。異代故也。是亦不深考之失矣。伯夷叔齊古之賢人。豈非周代之人邪。易之作其於中古乎。豈非周代之王邪。孔子皆以古稱之。則



其不必異代者審矣。且選所載盧諶覽古詩一首。在詠史部。其詩全贊蘭相。如更無援古以慨今之意也。文粹載吳筠覽古詩五首。其詩或譏或頌。篇篇皆殊也。語曰。少所見。多所怪。迺或人之謂歟。師喜使予記之。

豐公族大夫養拙君二亭記

士伯曄業已仕于豐。則豐公族大夫養拙君者。爲一亭於其別莊。一曰臨江。一曰忘言。迺因伯曄以求予一言。予謝不敏。不可。予曰。海西九州在大海中。聲教所被。遂稱爲吾倭者。豈天地之素乎哉。吾聞之。畫者。吾倭之山川風土。東莽如焉。西秀如焉。枕海以登。豈之岸。殆乎類夫吳越浙閩焉者。謂其風氣所殊。不可想而得也。予匏係于東。亦井之蛙哉。迺今得大夫君所爲記。以讀之。徒讀其所叙列山川某若某者。而唯識某爲某某耳。筆不謀目。目不謀足。有胸無心。亦烏能攄大夫君所未盡之餘。以愉快其心。所欲言者乎。雖然。吾子命之。吾嘗試以臆道其大焉者。夫海西九州在大海中。維昔勝國之時。聲教實阻。殆乎非吾倭矣。是長老黃髮者所能言。亦近者耳。百年謚如九州諸侯。相率奉其職稱。外藩而國家之所經制。迺獨



以功臣侯填于豐。夫海西縮九州之口者豐也。大海小海所環而浸，森漫之外，木道乘之。北由長門，諸州奠岸以望焉。列檣如鳥，千山如薺。雲物開之，蜃氣結樓。變眩倏忽，如有如亾。西可以走外中州，而內可以走內中州也。文司赤馬，重關扼之。吾倭要害之衝，其亦暴重哉。數年前，其與筑長二諸侯協擊，以殲盜于白島之洋者，非邪？且豐之先世，國于信，則控弦之威，懾于山東。流風餘韻之所存，是以國人上勇者武，至于今弗衰也。猛士如雲，蒙衝如山。農隙所講，技擊相高。三尋之矛，直直如鄧林。嚴霜冒之，堵墻以進。旗幟所指，捷於烽火。蜚礮如雷，彎弧如月。赤羽白羽，其集如雨。短兵相接，疾視號呼。旋乃間暇，賈勇弗已。搏人以嬉，是豐之先侯教其國人，所以禦外捍內，為保障於國家。其效於今日者，豈不較著乎哉？祇風俗所運，此軒彼輕，滔滔一往。弗挽弗反，如火益熱，如水益寒。如塗塗附，弗崩何族？號令獄訟，豈稟於武斷？文學之士，寥寥乎莫聞其國中。其斯大夫君之所慮邪？今大夫君之為政，首聘伯擘，為國人矜式。已又為亭于其別莊，而退食之暇，焚香散帙，燕閒以適。茗理酒德，徜徉其中。是何所急，而汲汲乎不遠千里，以求其國。



俗所不屑爲者弗已也。又何所見而故倍其先侯所爲教而自阿其所好。如是其至也。卻縠之敦詩書。晏嬰之折衝樽俎。祭遵之雅歌投壺。太儒將風。羊叔子之置酒峴山上。諷詠自娛。是皆古之名卿鉅公。立功當時而名流後世。迺大夫君之所思而慕邪。思深而慮遠。其所以匡綏邦俗。俾先侯桓桓之威弗墜於永永者。母乃在斯乎。不然。徒晞茶人之羽化。而望隱遁之莫返。由是先世之教終替。而大夫君之志荒也。必不然矣。仲丘曰。視其所以。人焉廋哉。吾今以伯曄之聘卜之。伯曄曰。英也。何敢。雖然。亦大夫之所欲聞也。是足以爲記。若夫一亭之所以名。與其山川之勝。則大夫自言之。遂載諸策。俾其致之。

九畹齋記

滋蘭九畹者。楚大夫屈原所爲離騷中語也。大山老福君師之。采以名其齋。君之宗當勝國時。有以虺興於張者。從豐王征伐。定海內。以其功。食封數十萬。然亦竟以虺滅矣。夫屈原作離騷。以悲其宗國。君豈以自况邪。然原之悲在其將亾。而君之宗國不血食者。殆百年。是何以怨也。夫蘭者香草也。比德於君子焉。世衰政邪。而君子不見用。是原之所以怨也。方今海



內治平。諸侯之政修。況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言聽道行。何在其怨也。祇人之志不易知。是以原之志弗白於當世。及於後。君子取其所爲。離騷者讀之。而後有以知之。君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亦原之儔也。使其有所著述。傳之後世。則人或能知其志。所自。況怨邪。非邪。是未可得也。夫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邑人榮焉。然視諸其宗國。食封數十萬時。亦何泯泯焉。雖然。君子所榮不在祿位。而在言聽道行。則亦何怨也。君旣造齋成。因其友人石叔潭求予文記其事。夫張之距東都八百里。而遠矣。予足不踰函關而西也。何以能知其齋之構也。何如所藏。置典籍器玩也。何如其所鄉背山川草木之美也。何如。唯知九畹之有蘭耳。亦何以知君之志。怨邪。非邪。唯知以況君子耳。是何以能言君之志。使白於後世哉。雖然。予讀遠游漁父諸篇。而訝其志不在怨也。孔子稱伯夷之怨。希而大史公迺疑之。是其怨與否。亦在後觀者耳。於君乎。何有。故九畹之齋。以蘭況君子。而君之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可以與原儔者。唯是足以記也。是爲記。

會津大夫西鄉君徜徉亭記



會津古稱國。後降爲縣。隸于奧。今則儼然國哉。提封二十萬。重領環之。如堂區然。西鄰三越。北抵羽。東南控制奧。諸侯國亦毛。以北一大都會也。其地寒多霜。雪產良馬。其民戇。尚氣喜俠。其物饒漆蠟。而其利賴海內。其山出鹽。是以不它仰而足食。故世無事則貿易四方。可以富強。萬一有事。則閉關絕交。可以觀釁。是其大概。用武之國。非邪。昔者鎌倉時。旣已鋤平泉。藤氏百年蟠結之患。而俾葛西往監。蓋於此鎮焉。其後勝國時。奧大亂。則豐王命蒲生討平之。亦卽此國焉。我國家自故中將神侯昨土以封。而以宗室爲藩。屏東北者。三世于茲。屹然連帥之雄。是其爲要害。豈不綦重哉。鄉者其大夫西鄉君者。以其祖碑之文見徵。我大夫酒井氏寔使之。予黽勉從事。書幣遂通。是歲君又以其所矧徜徉亭記見請。予何敢辭。按圖亭者。君所棲息也。在國城東。有六景之勝。其攬結山川。吐哈風月。靜嘉可想。然予非東西南北之人。安能言之。故且言徜徉之義。以塞責。徜徉者。逍遙也。君庶無疾病。何以娛焉乎爾。方今昇平百年。海內無故。今會津者。非昔會津也。况自神侯好學崇儒。以治其國。而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其俗彬彬乎。鄉化政是以簡。



君退食之暇。委蛇羔羊之節。蕭然在是。其娛可知已。是徜徉之義也。且君爲會津巨室。族貴祿富。苟或徇其狗馬弋獵。蹋鞠六博之游。溺飲食靡曼綺羅之好。心躁氣盛。豈能娛之乎。夫人暇則思。思則遠。可以防未然。可以備不虞。屑屑目前之務者。未有以與。久遠之謀者也。治不忘亂。君子之道。爲爾入卿出將。大夫之職。爲爾君之在此。亭也。觀霜露以思倚伏之機。觀風雲以思陣營之制。觀峙流以思戰勝之畧。觀蕃音以思教民之術。文有武備。利器以藏。以思共其職。而對敷其君命。以庶幾不失。國家置侯之意者。於是乎存。徜徉之義。豈不廣且大哉。吾聞之大邦之多士。文學之士何限。而遠求諸它邦。豈非以其君子之人言多訥。而孝弟之俗難乎犯止邪。是亦足以觀神侯之遺化。而君之爲意。可得而言。故予不佞。不以頌而。以箴以爲之記。

舍利記

城西麴坊第八街。有匠某。其後妻年四十四。享保辛丑七月二十一日食時。目卒大痛。若有眯。輟箸起走。室中弗止。少頃已。迺食。輒又大痛。不可忍。手奉持之。頰于案。有物迸而墜。磴然也。視之瑩瑩然。舍利也。迨



雞鳴又出一顆。翌歲壬寅六月一日黃昏又出一顆。皆目大痛出之如初。出輒痛已。其夫造小寶龕奉之。事嘖嘖聞里中。人皆往觀。其隣舍嫗舊給使予家者。與相識十歲許。日常來往其家。頗諳悉。訊之性柔婉。不惡前妻之子。然嘗與一厮役私。爲其夫瞧責。亦莫有它行事。修潔奉佛齋食。誦梵咒如優婆夷者。平平閭閻一婦人焉耳矣。蓋鰥大蚌蛤皆產珠。然鰥大蚌蛤蠢然海中物。豈有它奇可稱邪。聞中國人貴珠。三佛齊人亦貴珠。以嵌其陽物。吾邦人迺不知寶之。但以爲醫藥耳。今麴坊婦籍是。遂奉佛教。修潔其行。邪則以爲宿世善。所使亦可。迺或爲姦僧誑惑。壽張爲幻。與外人交通。愈益縱恣其淫行。莫所顧忌。邪則謂之魔緣亦可。是未可知也。儒者迺曰。舍利亦鰥大蚌蛤產珠者類。亦病也。是豈不辨乎。然聖人以神道設教。故魯西狩獲麟。孔子作爲春秋。道以傳焉。漢武時有麟出。海內終耗費。後世以爲非真麟。段使浮屠者論之。必曰魔也。夫麟不怕出人。孰識其真者。豈舍利可識者類哉。要之漢武之非聖人也。然漢武時四夷服屬于中國。拓土數千里。其封域大非後世所能及。則麟亦瑞矣。是善與淫。非皆舍利力邪。夫鰥大蚌蛤



何以能產珠。麴坊婦何以能出舍利。天道冥冥孰識其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迺謂麟鳳龜龍不足為聖人瑞。其所見亦吾邦人不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麴坊婦以舍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浮屠者。因有感乎舍利爾。

徂徠集卷之十三

徂徠集卷之十四

物茂卿著

贊九首

題孔子真

是謂克肖。吾豈敢。是謂不克肖。吾豈敢。亦惟唐帝之贈。哀冕。十一。章儼然王者服。萬世之下。萬里之外。伏惟聖德遠矣哉。

歲庚子夏五月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敬題

二教圖贊



聞而知之。有若孟子。孟子而後。無有乎爾。其唯孟子。曰聖之時。况非游夏。能贊一辭。聖王不興。政刑久淪。其誰之思。西方之人。設教維神。地獄天堂。孰知其仁。邈矣老子。柱下藏書。屈伸猶龍。知者誰與。漢有子房。宋有堯夫。若彼莊列。虛乎無乎。

贊馬師皇贊

神龍望乎餌。口作崇。師皇箴口。疾迺已。

老子贊

數車無車。當其無有。車之用。孰謂老子。而上無乎。吾味其言。亦猶龍耶。禮者忠信之薄。而仙尼胡誦。欲取與之。欲翕張之。佳兵者不祥。自言而自解之。亦胡詳也。

張良贊

博浪之椎。轟兮震宇宙者雷耶。大索天下。闕兮不可見者鬼耶。人皆自為。唯公超兮秉義耶。雖然不强所不能行乎。無爭。從容以發。巧中窺會。沛兮天下莫之能禦者。肖水耶。帝臣林林兮如虎豹。唯公眇兮似婦孺子耶。是以公沒百年。遷尚且疑其貌。何況吾今。瞻兮千載之後。萬里之表。



大日本享保癸卯臘月二十八日

武侯

蠖屈龍躍昔聞其人孔明弗出疇信渭莘炎德衰矣  
匪湯匪文悲哉千載禮樂曷興

義之

揚摧百世孰若晉衰獨有筆翰風流足師媲美漢唐  
于文于詩吁微先生斯焉取斯

或索張良讚援筆即題

良邪平邪何邪參邪將別人邪。靚貌未識聞名始識  
吾聞從赤松子遊故當變化不測

畫鳩

鳩兮鳩兮雖則無巢兮莫不有巢兮。喚雨兮雨應喚  
晴兮晴應爾兮爾兮迺能靈

銘五首

江經匡研銘

赤馬下瞰神龍所宅或遺其珠化而成石。斲之為研  
子孫萬年

吉子敏藥笥銘

唯毒毒人疾乃已。錫乃嘉名愆攸始。疏數已度唯其  
幾戒之勿愆動之死



文璞研銘為有馬公子

弗雕弗琢。文生於璞。苟微君子。文將安用。君子之研。于以作誦。

永井豆侯佩墜銘

攝州生山田民屋大同二年造采其椽竹為之

千年之竹。閱物無疆。君子佩之。以禦弗祥。

五瀨人索研銘

五瀨之海。孕珠毓貝。蘊藻紛錯。波綺淪縠。人產其塊。孰不靈善。采石作研。春雲藹翰。不琢不器。曷哉銘記。

碑誌九首

福島妙音廟碑

信夫縣福島妙音天女廟者。土官渡邊氏所奉也。廟枕武隈川。川發源白河縣諸山中。迤邐北東流數百里。經二株松。福島諸邑。與洲河合。其流始大。可以漕矣。更東北九十里。至伊達仙臺界。入于海。大氏奧之地。從福島以往。稍稍靡水。是以如建瓴而下。距福島六十里。曰洗馬灘。次曰梁灘。自此山左右。東為峽。惡巖恠石。錯出亂峙。水勢窘而激。舟觸立碎。更十里許。曰胄灘。山益束。石益出。水愈益急。濶僅十數步。而兩岸如削。成下仰上俯。水如由洞隧中過。從下昂視。其左右巔所不合者。一線已。猿猱之所跳過。故號曰猿



跳日月蔽虧陰森窅冥東奧惡瀨之極舟則不可行也相傳距今而上千有餘年福島之地實為湖匯有玄熊與龍鬪而勝之龍乃劈山東北走湖遂洩為陸其所劈裂處即是峽已邑曰島河曰洲蓋取諸其洩而未陸之際邪有昔人鑄鐵記其事者今猶在青羽山寺中云迨我神祖之奠都武昌也歲海漕輿之粟數百萬以供都人士之口而信夫以南數十萬之租必由武隈以達海者至梁灘而漕窮矣則改漕而駝以致諸水澤村二十餘里復就漕所公私皆以為不便矣嚴廟時渡邊氏之子曰友以世家都下富

匹猗朱友以少有大志慷慨善謀矢心不朽其功以為國家建千百世之利也遙聞武隈之險走馬相攸心匠所營宛見成功唾手而興力請于朝者三年人或聞者不笑罵則駭以為狂友以益奮弗顧及寬文改年辛丑歲官遂准其請赤縣大吏伊奈君等實贊襄之也不更歲而功竣資費巨巨萬洗馬曹梁諸灘猿跳之險皆平凡諸怪石惡巖礎舟頭戈舟腹者誅伐無遺福島至水澤九十里之漕可通嚮駭笑罵訾者至是皆怙然以謂神禹而後功其在諸官因命友以世襲漕事造船擅其利又賜地一井福



島之步頭悉免租調自此之後其官享其利民頌其便者至于今弗替也友以歿而其子貞嘉嗣勤其職弗怠以爲憲廟之貞享乙丑歲初妙音天女廟于山茶舊館之地乃故仙臺侯輝宗壘址也後因其踞絕巔而福島城可俯窺也東北徙今所凡百步許更新廟貌頗倍初規不遠千里而謁記于予予按往牒邃古之時日靈氏之三女降于洲渚今筑之宗像執之嚴島皆其神也專司風汛之變以左右太陰之政而舟舶之往來魚蠃孤藻之利皆隸焉是以六十有六州凡有津泊湍瀨之地莫有所不香火而奉焉者暨乎梵教西來而後海澄之徒配以妙音亦緣其修多羅中謂爲上海島故也於是乎妙音顯而三女隱其實一也予聞之貞嘉之子二郎者武隈之漕通而天造之險尚在焉是安能若履坦途其然哉底柱灩澦不能以禹鑿而保一人之不死者豈亦非有神之宰制其命者故邪況舟與鳥同道風水馮虛其不與蹠實者同科亦審矣貞嘉之所設蓋由是道耳是豈翅爲其家祈福也乎亦爲漕卒乞命也漕無失而都下之粟積亦爲都人士百萬乞命也都人士百萬之命無虞而國家置海內於泰山之安也則友以之



所建貞嘉之所祈其關繫豈小小哉又聞之天女廟  
賽以巳巳日輒有若燈者不知所來或沿川而上或  
踰山而轉由由駕空而行集于廟前巨石上者久之  
乃去其色赤於恒火土人稱爲海龍王供燈渡邊氏  
莊與廟對岸貞嘉及其子歲時或睹之夫精誠所萃  
有神斯應豈常理之所能言哉予已大友以之功又  
不得已乎貞嘉之請故敘其始末使其勒石于天女  
廟前繫之以銘銘曰

繫昔華夏洪水滔天崇伯死勤黃熊化淵再世底績  
精誠則然千歲雖邈東海之埏武隈見形湖迺桑田  
馬痛玄黃熊老黃玄將信將疑眠厥鐵券龍鬪之峽  
猿跳之巔絃力弗及惡石齧船世孰微禹有若渡邊  
悉誅水孽奧粟蔽川達彼海漕廩此都廛國家有  
賴咸服其便追惟往勩有神斯顯陰騭默佑其兆弗  
愆恍兮忽兮孰干其權乃剏廟宇于河之壩香火蘋  
蘩則吉則蠲有龍獻燈熒煌霄懸十目所視何祥加  
旃茲知上古鮌何獨賢神戮其力遂伏蜿蜒蜿蜒有  
靈尚致其虔民雖無知誰不誠顯有祈斯獲厥福綿  
綿神偕不朽億萬斯年

且來集  
故長崎邑主昭威君墓碑



維正德三祀昭陽大荒落之歲孟夏之月故長崎邑  
主昭威君之神降于邑初君之玄孫浮屠慧通夢黑  
雲之祥寤識其所求之而未獲也邑之童子有痘而  
顛者益馮之也巫覡挑斲執乩請禱而後乃始獲其  
寔窳之所在於蔬圃中焉則鄉者所夢處也邑人以  
爲神而祠奉之乃偕其後人暨鄉夫子之徒胥議而  
私謚之曰昭威君之神慧通既已募其邑以修其兆  
域象石以碑之又背其同人林百載者所狀狀跋涉  
千里來於東都謁予不朽其事按狀君姓平氏諱爲  
英治承時內相重盛之裔也諸盛殲于文治重盛獨  
以仁故乃得其子若孫往往保首領於州郡之間也  
鎌府之衰政出大夫大夫以其同出自乎官重盛之  
孫俾掌其家政邑諸豆之長崎子孫遂以邑氏爲大  
夫之族又殲于元弘長崎氏亦以仁故得免之諱爲  
基者逃而之海西入肥之瓊浦以居之其後乃以氏  
邑焉長崎之名遂著於今爲海西要鎮其始亦唯君  
之氏是繇已。在勝國時叢爾孤邑環大海而城之君  
距爲基八世驍勇有知計善長槍與其兄協謀而守  
之元龜天正之間與諫早古賀深壕諸帥屢戰屢克  
孤立弗雌及豐王之大兵壓海西也海西諸帥望風



納款。君與兄獨恥臣之。兄去而依大村氏。君留在邑。以憤死狀之所載止。是不佞茂卿故嘗慨夫載籍弗備。往事之焚焚。而仁人義士。齎志以沒世者。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不可得而知識也。賴有其神。降於數十百載之後。威靈顯赫。錫福除災。奔走其里。老邑人之子弟。馨鄉。殞敵。歲時罔怠者。僅僅千百中之一耳。段使有之。若君其人。亦於其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者。則末如之何也。可不悲哉。夫君之先。皆以仁。故得弗殲。而長崎一彈丸之地。不過百里。君以此其貌乎。介於群雄信爭之交。屢戰屢克。不失其地。何翅狀所云。知勇長槍之效邪。得無以仁撫其民。民用弗叛乎。豐王之威。草靡海內。君獨恥臣之。可不謂義士乎。躬行仁義。死而為神。在祀典有焉。邑祀其故君。在祀典有焉。邑人祀之。為當。故予特表而出之。夫仁義者。人之大節。其它雖有。湮滅罔聞者。亦何恤焉。是可以不朽。慧通雖浮屠乎。不忘其先人之墳墓。亦在禮為合。是可以銘。銘曰。  
 服仁行義。終弗徵乎。冥冥兮。臨下土者。天乎。歷祀曠歲。終弗亾乎。洋洋兮。若在其左右者。神乎。久閱歛顯。終弗湮乎。壘壘兮。出地上者。幽之宮乎。



福聚院廣巖禪師塔碑

蓋余嘗從勝煥圖所始識廣巖師。云當其時。故已疑其爲有道人也。初余之在護洲。師時或飄然來來。亦不數數。而每來多值它文學士群聚。譚詩書道藝。及乎文章山水之勝。非議論鋒生。則諷詠颺發也。余不暇應接。而師弗之屑焉。師素推少文。意者當不甚會吾儒家言。然每來輒旁坐以聽之。大布鬱多羅儼乎阿羅漢僧之在深山中也。雖默不言乎。每至會心處。則未嘗不輟然笑也。及退省其私。亦非有所陰蝕以利焉者矣。余益洒然心異之。亦或一再造其院。皆值不在也。院在都城東北十餘里之外。維舟而登。白沙翠竹蕭然。若覩乎其人也。沙彌供麥飴。乃樸然若逢其人話也。吾聞有道人必有化之。信然邪。師忽不來者半年許矣。其徒英泉奉狀來請文其碑。則去歲正德甲午十二月初五化年五十七也。余爲之潛然及讀其狀。益信吾之弗謬也。按狀師諱嶺。寬信州吉見氏之子。生而不爲嬰兒啼。嬉戲每稱佛。見僧輒欣宿習哉。以七歲喪其恃。而遂入釋氏道。十五祝髮。二十受具戒。自後游方遠涉。冰檠自持。凡諸華嚴圓覺台教律文。淹貫而通習之。皆哀然乎儕輩。後謁總泉



風谷老人。執巾瓶十有餘年。一日方其侍湯藥。得接老人一拳。因有契焉。師大厭世禪。效顰而捧喝之。紛也。平世唯風谷一拳頭禪。受用無盡。又恒言曰。無佛無法。未嘗受人一禮拜。以至於終其身也。師果稚哉。元祿庚午春。創院院舊有址。而師實創焉。初僅一團焦耳。比居兩歲。化行而院成。因追推肅州嚴和尚者。開山祖風谷第二世。自居三世。師嘗行化南京。抵宿乎藥師教寺。夢大士而寤。獲諸其掌中。奉還而安于院。語具在法親王道恕及正庵記中。師又能預識死期。誦讖愈勤。趺坐而化。七日而穆如生存云。大參浮屠輩多夸張其師行蹟。以惑世者。滔滔皆是。吾聞之。師臨化。誠其徒勿彩畫其事。以賣世。又俾棄屍中野。勿封勿樹。而英泉乃塔之。夫是之不能忍。而豈能忍重違其命耶。師又每謂識我者希。我乃貴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昔余自海上還。而諸所知識。方外士。為不尠矣。率皆以文字索交於余。冀或有所得以緣飾乎其道。而師獨不然也。余性不喜禪。亦未嘗為福田利益事。而師豈一錢干於余者哉。然師其謂余識我者邪。余業已不知釋氏道。豈能識於師哉。然韓愈所謂外形骸。一死生者。師為近焉。師塔在院西。院曰福



聚屬武州羽柴鄉。余則為嘗有所洒然心異之。故銘其塔也。銘曰：不吹響為。豈能驚。念。相。為。然。韓。念。代。

師乎。蛻乎。師果何乎在。委諸原野而噪乎。狐狸者。蛻乎。九泉之。狸乎。俾螻蟻。噪者。蛻乎。師果何乎在。

崎陽大音寺傳譽上人碑

享保己亥歲。肥崎陽大音寺住持上人慧海奉其先師真公之遺命。為開祖傳譽上人立碑山門之右。又不遠千里。將幣東都。謁予。不腆之辭。以紀其功績。予不佞。謝不敏。不可。按狀上人諱觀徹。傳譽其字。號法蓮社。筑後州人也。世姓安武氏。出自藤原氏。父義久。稱八郎。相傳世守安武城。因以為姓。上人為其第三子。生而九歲。得度於州之瀨高教寺。以穎慧聞。十四歲游學關東。籍于常之大念講寺。臘滿。賜黃。得稱上人。慶長甲寅歲。游化崎陽。初勝國時。以筑之博多為海舶互市所。國朝始制。廢博多。置鎮崎陽。方其時。百事草創。亦莫有寺院矣。值西洋人執左道。以惑眾者。蔓延海內。有旨禁之。弗能戢。乃以酷刑刑。然後稍稍戢。獨崎陽為夷人所館。自非我民人。不可得而詰。而民之蚩蚩。習於邪。不悛。盤結莫之解也。官吏執法。能革其面。而莫喻于裏。鎮臺患之。聞上人勇且辯。



也。乃構團焦于古街以居之。號中道院。大張金仙之教。以喻導爲務。初稱檀越者。塵塵二三十人。及於玄風大煽。邪徒屏息。蹋銅版以來歸者。日益衆矣。左道之嵬。於是乎大沮。遂至有竊謀害上人者。凡國家之制。不許民帶雙劍。而鎮臺特許其檀越家。以此捍上人。重其任也。台廟時。元和丙辰歲。鎮臺奏准。以故西洋館之地。在舊博多街者。賜上人爲寺。越明年丁巳歲。寺成。山號正覺寺。稱大音。惟院之名仍舊。崎陽於是乎始有寺焉。凡其俗土官譯人。以至諸禪師上人。皆以八月朔。執謁鎮臺。如它邦賀正者儀。而大音寺住持上人。例獨先。諸禪師上人者。以此。猷廟時。寬永丙子歲。民之竊奉西洋教者。聚反於州之島原天草地。豆州刺史川越侯源信綱。督海西九州諸侯之軍以圍之。越明年賊平。又明年戊寅歲。源公聞上人嘗有大功勞。特厝賊鐘寺樓。以爲京觀。又奏請。賜今地以移寺。以市街囂也。辛巳歲。猷廟召見上人。出班獨謁。賜時服二。又特賜封告。以鎮道場祠。曹文書副焉。凡崎陽諸寺院有封告者。莫先焉。又賜白金百錠。以充移寺之貲。令崎陽戶出一夫。以助其役。厥後大音寺住持上人。世朝東都。例皆



出班獨謁者。以此慶安辛卯歲十一月十三日丁亥  
上人寂法臘五十有六。世壽六十有四。嚴廟時寬  
文甲辰歲特賜白金百錠于第三世住持上人法  
譽。爲修寺料。以開祖上人之故也。凡國朝之制。無  
貴賤死必受度於寺。懲西洋之姦也。而崎陽諸寺院  
每度死者必券以告官。以嚴其防。獨大音寺則否。亦  
以開祖上人之故也。茂卿按祀典。能禦大蓄則祀之。  
能禦大患則祀之。夫西洋之夷。雖瑣乎微。包藏禍心。  
密謀竊國。巧言如飴。以餌愚民。愚民罔知覺。淪胥相  
溺。以陷刑戮。是其蓄甚於洪水猛獸也。厥在慶長元  
和之際。官所不能挽其心。而上人能拯之。朝廷懼  
其愚而莫能爲仁。而能達朝廷之仁者。上人有焉。  
則上人之於崎陽。功豈在禹下哉。夫崎陽之民。亦繁  
矣。其祖其先。藉上人而得爲良民。不殄其世者。豈鮮  
鮮乎。今諸刹雲興。家殊其宗。宗爭其教。齟齬然以聒  
之。則上人之有德於我。其孰知之。故特表之以祀典  
之義。是何翅在其爲正覺開山祖師哉。崎陽之民。其  
戶祀之可也。銘曰。

民怵乎邪。迷死不回。威所不服。恩不能徠。大音一振。  
于奪其志。全其首領。子孫繁齒。不爭不喻。不喻不存。



上人爭之。其爭也仁。

故醫法眼大圓堂先生墓碑

不顯於大音

皇和享保丁酉歲二月丙申朔越四日。醫法眼大圓堂先生以疾卒於東都賜第春秋六十有七矣。於是乎襄事有日。門人平子和奉其嗣章叔君之命以狀來。謁予一言以不朽于石。予謝不敏不可也。蓋以予不喜見中貴人而獨與先生驩。是豈勢利交哉。亦貴相知心也。弗知弗徵弗傳故世不無良史而鮮能相知心也。則予何敢固辭。按狀先生姓千田諱玄智字子韜大圓堂其號也。其先世仕京極侯暨清右衛門君者。去之羽受室黑川氏而生先生於最上郡。生聰慧十二業已以講論語聳動其邑。然亦喜禪。千獸鐵牛諸師輩相推其敏。肖乎義堂也。晚歲富而聲色榮利之弗營。蕭然在家僧哉。亦皆其性相近焉乎。爾以予觀之。先生可謂勇已。幼懷大志。深恥爲鄉人也。年十六潛夜亾之。父母眎其室有若書者。曰兒去也。名無成邪。有死焉耳矣。不敢追。遂來東都。師井玄徹爲醫。當其時。窶甚。不爲挫聲隆隆焉。以日興二十四仕岡崎侯。居常自謂道之行不行時也。儒者之論爲爾。方技之士不然。夫人之爲疾。豈有時乎。故爲方



技而弗顯。術拙使然也。憲廟時果擢侍湯藥於中。廩二百石。文廟加俸百石。授法眼位。克酬其言哉。又聞十五猶拙作字。發憤學蘇軾帖。以此而炎夏不卧者九旬。遂工書。是非其能自勝者。則安能也。它湯液所奇中。語在醫案。及括祕錄中。門人守之。初配繼配牛尾氏。三配阿部氏。皆無男。以叔父之子玄甫為嗣。卽章叔君也。墓在城南青龍禪寺。東向。銘曰。志慮酬矣哉。德慮報矣哉。福慮必其後矣哉。

醫官廣陵文安甫之墓碑

君姓源名敬信。文安其字。其先執武田之裔。因自號廣陵。乃祖杏仙先生。奉明正帝之湯藥。在平安。乃父恭安先生。從焉。以貞享戊辰十一月丁酉。生君於桃花坊北。母者侍從藤原長之之女也。及帝崩而元祿丁丑閏二月。移家東都。遂為東都人。寶永戊子二月朔。以游倅始拜憲廟。歲時奉朝請焉。正德乙未九月。娶板倉惇敘之女。生二女。享保庚子正月丁亥。卒于城北小河坊。葬于品川東海寺境。年二十三。君聰慧。善詩文。兼解箏笛。其為人汎愛。吾黨每勝會。君不至。衆無以為驩。然幼羸。不勝衣。遂以勞疾沒。嗚呼。勃邪。賀邪。何稟才之傀俄。賀邪。勃邪。亦何去之。



忽

護忠君墓碑

護忠君墓碑

是爲護忠君墓。西鄉其姓。近房其名。會津上大夫也。益在國初時。其先人有元房者。號右近。參州三連木源氏之族。方丹波守康長食封松本城也。以其爲兄弟行。從而仕焉。遂爲諸侯之臣。未幾丹波守移封明石。則自信適播爲播州人也。其子房茂號新兵衛。迺護忠君之父也。娶會津公族大夫正近女。以寬永十四年丁丑九月二十八日乙酉生君於明石城。小名吉十郎。三歲而明石侯移封加納城。則自播適濃。爲濃州人也。會外王父正近之子正長無嗣。請君爲嗣。遂冒姓保科。自濃來奧。實始爲奧州人也。居三年。正長卒而襲其祿。號賴母。時年十有三。尚幼無知。迺值先中將神侯折節布衣士。若閭齋先生者。盛講聖人之道。君悅而學之。孜孜見之。行事醇如也。初正長有遺腹子。曰正興。比及成童。君慨然請以其父之祿讓之。已則復姓西鄉。神侯義之。如其所請。特賜祿五百石。擢爲親隊長。於是乎會津大夫有西鄉氏也。君歷仕侍從侯。以及今中將侯。奉職惟謹。今中將侯襲封日。尚富春秋。而君輔導之勲。益非淺尠云。以故位



祿益崇。迨乎貞享元年五月。增祿至一千五百石。進位群大夫之上。按狀君為人簡重寡言笑。沈毅而善斷。見貴弗屈。聞過能改。和順內積。威望外著。是以國人畏而懷之。性好典籍。夙興迨朝。手不釋卷。暇則討論無勅。時一發難。師儒莫能折。是以居官能理。寵愈盛而弗驕。祿愈厚而弗肆。是以沒世不失其名譽。如狀所言。誠君子人也。元祿十四年四月。致仕。營城東地居之。今侯親書諭謝。慰勞具至。每有大政事。必就咨之。歲時賜賚。聞問弗絕。至時或命駕訪疾。禮待弗少衰。十六年癸未三月二十五日庚午卒。年六十有

七。先是賜地院內山。以為壽藏。二十八日癸酉就葬焉。迺建祠于蠶養神之傍。扁曰護忠子孫。時祭之。君嘗娶沼澤吉通女。生六子。長女適邦大夫并深重隆。次男近方。號源藏。嗣為邦大夫。迺今賴母君之父也。次男近宜。祿三百石。次女適酒井良形。次女適窪長隆。次女適丸山次生。護忠君之歿也。源藏君問葬儒生。問祭神士。皆盡其禮。國人稱孝焉。今賴母君又不遠千里。乞予一言。勒其碑陰。欲祖德之不朽也。茂卿曰。離公族而就庶姓。棄臚仕而弗憾。卒行其道。位與祿皆至。苟非學問之力。烏能若斯乎。故護忠君之行。



雖其天性乎。然亦先中將神侯作人之效為烈也。不  
然其子其孫何必皆爾。銘曰

其斯護忠君之幽宮邪。形于是乎藏。神于彼乎揚。左  
右先侯兮。永福厥邦。

享保八年癸卯夏四月

銘爽鳩子方亾父君之碑

爽鳩名家者五世。為老于大原者四世。龕亂靖眾。其  
先有功。揆藻蜚英。其嗣有聲。承武育文。迺屹乎中。維  
清維靜。優哉為政。古稱公綽之不欲。其斯君之行歟。

栢樹齋碑

是大宰大公之墓也。其先平手氏。莫詳出自。據耳目  
所睹記。方平大將軍興于安土也。其高祖中書君。以  
尸諫。精忠聞海內。其子監物君。汎秀以騎將。歿于味  
方原。其子秀言。徙加陽。其子言親。生大公。諱言辰。其  
第三子也。姻族大宰謙翁者。飯田侯之臣也。無嗣。往  
嗣其家。迺冒大宰氏。食祿二百石。督火器隊。歷事飯  
田侯者二世。元祿戊辰。有故致為臣。而來東都。遂不  
復仕。享保癸卯九月二十六日壬寅。以壽終于德夫  
所。年八十有八。大公初以名臣。後銳志武藝。韜略而  
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各臻其奧。而槍最名。從習者



甚衆。晚逃禪碑面所題識是其稱云。然性樂聞聖人之道。予時時訪德夫廬。瞰其挾策牖下。目光炯炯如。蓋至于歿弗衰。豈尋常武人倫哉。配清水氏生三子。伯為僧。仲純。即德夫。季女適匹田尚重。亦吾藩火器隊長。予以德夫故。為之銘。銘曰。公曾入器。器重。對生也。安德夫之養歿也。安德夫之葬。貧士之常。其志庸何傷乎。

徂徠集卷之十四

徂徠集卷之十五

物茂卿著

紀行三首

峽中紀行上

寶永丙戌秋。余與省吾奉使適峽。

國語謂峽為甲斐地皆峽故得名而

甲斐之名行久矣。人不識其為峽也。

峽藩所封國也。始藩主得封峽。驩

甚。召計吏所往來者。咨詢先公家世。舊邑營壘。丘墳所在處。莫有能悉睹記者。及營壽藏于治城北。建寺

曰靈臺。

後改水慶

自撰碑文。其所記述山川景象。皆遣使



圖致文成慮其或貽禹貢九江之議也。遂有今命。時  
邦乘及晉書梁書南齊書較讎適畢。會九月三日  
大駕遊藩邸。邸諸學士先生例當肄業于御前。奉  
對拜賜以故不得輒發。暨五日始召見。申命以前事  
且俾西走駒縣。沂武川。訪青城柳澤一帶往蹟。賜外  
套各一。其夜風雨。予憂行路之或濘。而僕馬痛黃也。  
省吾則曰。開闢來莫有文人游峽者。峽之士樸甚。此  
行也將且丹雘其山谷。錦繡其草木者。峽之神而有  
知其亦得無倩夫風伯雨師者。爲吾二人清道乎。予  
笑其誕。翼日之家君宅別。叔達及僚友門生來謝。滕  
生縣生有贈言。其辭甚美。口占一絕留別。至七日果  
霽。昧爽迺發轎。一槍。一繫。本藩號帶。儻二名。僕從廿  
許輩。行列整然。頗有俗吏狀態。唯轎簾間一柄麈尾  
風吹長毛。參參然爲露本相耳。左都城端門沿垣堞  
北出郭門。經麴坊四谷。至內藤驛。天始明。親鄰差人  
送行者皆還。此處多侯家莊墅。曠然已覺勝於都城  
中第宅。使人生悶想也。漸行。第舍竹籬。漸入佳境。則  
使從者先後取意而行。在轎中覺身輕也。回思十數  
年來。跼蹐樊籠中。足不出都城門。仰面無非貴人。腰  
間傲骨。日就痿軟。祇以文人無顯職。無定局。待以閒



散稍少拘束足自存已。一旦藉公事來此不免衝口稱快。迺路傍柴門半掩。鼾睡聲聞外。自顧號帶閃閃頭上。猶爾輶車客也。惘然自失。作詩鳴之。歷高闈石原國領等驛。蒼麥芋葉。往往被路。愈益蕭然。至府中驛。午飯則故郡縣時州所治處也。自五馬之不莅也。三百餘年。而僅僅乎三戶聚。稍整於前後驛耳。問故事則零落殆盡矣。唯有八月朔馬市存也。方今州陞而都。而猶且揭舊名。逼于輦轂下。雖上之謙讓未遑乎。四代昇平。猶之草創時。一切權宜之制矣。是何帝峽之俗爲樸也。顧詰省吾。不免唯唯。道左一古祠頗幽邃。路甚除。數圍大杉樹。矗立成行。徒步循樹而人。見石華表折三四臥地。祠屋不蔽日。木居士若枝解者狀。則所謂六所明神者也。廡上八景歌詩。讀之不上口。走出過日野。余足跡之所涉。州相房上下總皆有是名。不知何謂渡玉河官渡也。夫海內大川者何限。此唯東都數十百萬性命所繫屬。其功德亦大哉。豈非無情物亦有天倖邪。况人乎。聞南山亦有玉河。而能毒人。然而彼迺載諸國風之什。而此不顯也。不啻人已。沿岸人家。養鷓鴣爲生。近年來禁殺之令如東溼也。吾儕所未經見者。則急下舟。目屬者久之。



吞輒出之。以口爲尻。邪其腹甚。傳舍邪所吞者。毋迺勝之乎。雖然。能以其餘餒於人。人有賤焉。歟。迺以鷓鴣所餘者。餒於人。獲其食也。與其已餒之。相距僅一間耳。甚矣人之艱于生也。不覺惻然去之。宿八王子。城廢久矣。勝國時。中山氏者守焉。而爲其君死之。其子孫振振有顯而侯者。天道固不誣哉。又有奉峽翁主來奔保焉者。其裔所謂千槍兵者。今猶家焉。以故距都城百二十里。而街坊脩飭。如在郭門內者。忽憶嘗見一劍於友人所。其精光非常物。脊上鐫唐人詩一聯。字皆草書。勢如飛動。雅雋甚。則此邑劍工所鑄也。召逆旅主人問之。曰非也。在下原來往尚有數里路。以暮故不能往。爲之悵然。省吾則曰嚮者所過玉河。酷似六鄉川哉。因思往歲陪板輿游。相時事。如日見之。今則亡矣。正其忌日也。余亦泣簌簌下。不能寢。八日雞鳴。辭逆旅。路入山間。頗險。由河原驛至駒城嶺。尚未辨色。有關據嶮而設。土人云非天明不得過。而關吏旣啓鍵。豈候紫氣者邪。更入六七里。小佛驛在山中。出驛而路益險。峻嶺四十八盤。所謂小佛嶺也。云是相武分界處。都城至峽道中。第一要害。近麓有茶店。距絕頂六里。下嶺六里。亦有之。而中間十二



里不得一滴潤吻。山徑詰曲，石角磨牙，齧人足指。一  
行人困甚而不可已，愈上愈峭，皆俯壘推轎，夫輦在  
轎中，佝僂而坐，尚覺仰面踣。余童仆時在房陵，頗慣  
羊腸者，且叫未曾有。省吾則可知矣。時從轎中昂首  
看，一儼在頭上，向阪後而行，迺悟古人如往而還之  
妙也。山皆灌木，蒼蔚無甚大樹。山民皆採桑飼蠶，左  
有溪流，奇石怪巖，峙立其間。水衝石成響，琮瑤然鳴。  
與省吾下轎，緣崖而至其處，佇立咏吟久之。僕夫皆  
踞崖上，吹烟而憩。若知樂之者，然自此徒步而上，將  
近嶺頭，忽聽鹿鳴，呦然恍乎神往。如將逐其羣而去  
者，狀崖右有採金處，有榜禁帶劍人入洞，故不可往。  
視洞口，棄黑石屑如炭者，蓋金氣烈所燬云。已至嶺  
頂，回瞻南北，百嶺層出如鵬翅。斯張愈出，愈開正東，  
豁然遙見一帶遙碧，橫附地上，則總州諸山也。其它  
皆蒼濛一色，不可識，誰爲都城矣。昨日來，懷土之情，  
頗爲野趣所奪。及至此嶺，迺始潛然以謂此其與函  
嶺鬱翠，蓋天之所以限東西者邪。此寧可踰而西哉。  
佇轎半晌許，不堪嵐氣來侵，而後行。下盤一二曲，俯  
瞰谷深可千仞，人家數楹，空翠映發，清麗可羨。人物  
皆寸大，如醉盤中物，迺能活動。佛經曰：如來躍身虛



空百由旬。下覽十方國土無量衆生。猶如掌中菴摩  
羅果。亦如是邪。忽疑青溪豈非郭璞詩中人邪。急欲  
睹其人也。則棄轎下。忙甚不覺下路。嶮似上路。至則  
窮民家也。鬪茸不可言。見一老嫗。縷百結。有孫八  
九歲。菜色如鬼。尚訝甚能人語。皆愕然。余獨癡想未  
消。尚道石髓。值叔夜則輒凝結不可餌。是安知非雲  
房先生化丐人也。頗見嗤笑。過嶺西茶店。登降阪路  
三四。歷小原驛。四瀨驛。驛去小佛嶺十三里。民戶頗  
整。竹鼻阪。貝鼻阪。皆下。迺識嶺之極高也。左側林樹  
間。湘水隱見。云是猿橋下流也。水色頗恬。過美稻驛。  
想春月櫻花當盛開矣。阪盡有小猿橋。長十二丈。跨  
臯猪川。過橋而阪。歷藤野村。關野驛。而又下。湘水復  
見。道左隔一小壟。轎中可俯窺。南崖懸者數丈。亂石  
立水中。不知其幾。水激洶涌。然不似嚮恬然者。益下。  
有界河。河有小橋。則相峽。隔岸爲界。故名。已過河。行  
人相逢。往往卸笠下馬。爲識藩號帶故也。又上阪。至  
諏訪。晴暖。轎中搖搖。覺生睡。皆步。至上野原。命炊驛  
舍。雖繁不佳。涉鶴川。而山行。過鶴川驛。岱尻驛。八坪  
驛。蛇城新田。狗目驛。陟長岑阪。阪右古壘跡。機山時  
加藤丹後者所築。壘前一小池。土人誇稱峽中八湖。



之一。水旱不涸溢矣。是埒井僅容鼃者。豈湖云乎哉。壘亦不甚高。而東自小佛。西及篠籠。南盡鶴縣。皆可一眺。蓋踰界河而來。此足指皆仰。漸行漸高。不覺其地已與小佛之腹相值耳。更前。大松樹偃路左。枝皆橫指。長數丈。千年外物也。聞昔有一貴人。欲捐錢千貫。郵致而不能。故名曰千貫松。五大夫母乃嫌其銅臭乎。雖然。以清高之操。而兼富有之稱。得非揚州鶴邪。踰狗目嶺。有新田一名戀塚。何物村媼留此媼嫗之名哉。以至烏澤驛。皆山路也。日暮。僕從疲甚。民家遠。無炬火前導。轎夫腳探巖稜以進。時或蹈虛而躓。輻輳跳其肩。上不已。杙陞欲墜者數。遂下輻冥行。以及所謂猿橋者。處前行者還報。橋版穿。且梁撓。如不支。不可行。躊躇久之。會一僦探店者。操炬來。店主人亦來。逐相語。是猿王所架。長十一丈。遠水際二十三尋。而水深亦二十三尋。則命僦跳身欄外。而左手據欄。右手垂炬。倒照從旁。下瞰黑深。火力短不及。僦益俛伸其臂。遂致火燄逆上。欲燒手。輒遽棄。墜至水際。迺滅。予緣是得目送。及其未滅。而靚彷彿也。皆如其言。橋下無一柱。從兩岸累鉅材架起。上者必出。下者外尺許。愈累愈出。以得相近。而橋之誠神造也。崖先



滑無縫罅。如削立然。土人云。崖腹有金神蛇穴。焉歲旱。民聚汲。竭其釜中水。蛇見則雨。驚問何以得至。釜處。迺云。土人生于土。長于水。雖束其手足。投橋下。不死。聞者皆吐舌。又問崖石如無縫。豈苔滑使然歟。云。連一驛。百家在一片石上。則是川亦一大石渠耳。益駭異。聞遂宿于驛。夜寒甚。九日晏發。過駒橋。大月二驛。大月亦有橋。長二十四丈五尺。從橋上東北望。長嶺連亘數里。一巖突起如駝背。橐號曰巖殿。有七所。權現及大士龕。皆羽流所奉祠。云。更半里。將近花崎驛。路側民家牆上。見如白幢蓋者。問是何也。芙蓉峯也。一行二十餘人。皆駭然。嶽形端正可愛。與昨日道中所見大殊。朝暉與雪色相映發。光彩浮欲流。其去轎中甚近。亦不甚高。喚之欲應。似是村民庭中物。問之云。去此三十里。駐轎探囊中。取羅經測之。正值午針所嚮。則知芙蓉無嚮背者。妄矣。轎中輒買村醪。引滿相迎。是何減尋常重九賞菊花也。花崎驛有上下二站。初雁驛亦有中下二站。卒不知其上站所在。豈年紀悠邈。地名湮沒。無文書可徵歟。將別有以歟。轎中忽得一聯。見花已有東西崎。問月何無大小村。敲推不成。推與省吾。亦不能賡足。經瀧河原。激湍雷轟。



橋長數丈。白野驛有嶺。歷葦窪黑岱等驛。陟篠籠山。山高比小佛嶺。未至嶺上二町許。有箭立杉。大可五圍。絕頂有天神祠。不知何所香火。踰嶺則甘棠縣也。數里至駒養驛。州之以馬名海內。過此以往亦多。以命其土。不啻此也。又三里至鶴瀨驛。驛口有川。發源天目山。龍門度橋。有關藩之外門也。歷橫吹險路。達柏丘村。左望柏尾山。有大善院。相傳長篠之敗。合邦糜沸。院僧亦懷詛楚之謀。問之士人。皆彈指誓不休。可畏哉。勝沼驛。人烟繁簇。甲峽道。日已昃。飢甚。則使治具。店主入報炊熟。喚僕從不在。皆在葡萄架下買錢。亦州之名品也。小佛嶺至此將近二百里。大込左大川右峻嶺。巖徑崎嶇。在亂山萬重中。皆謂信之岐。岨。紀之熊野。不是若也。皆日所未睹處。亡論其孰爲上。此則嶮矣哉。出驛走府城三十里。喜皆坦路也。過栗原村。田中村。看將崦嵫。悉悔不宿勝沼也。一更後詣石和驛。宿昔藩主十六世祖五郎使君者。以軍功食邑。于是舊莊尚存。夜黑不往。十日蚤起。涉一川。甚淺。俗傳昔有厲禁。一遷客犯夜。驅鷓鴣捕魚。以羅顯戮而死。其譴不輕。鬼頗見形。愬于人。僧日蓮者。書妙經。瀨中石薦之。不復見。今演劇中。鵜養一齣是也。逆



旅主人送者。謂其親親獲石于田中者。四下平上圓。形類不托摩濯。皆有不甚讓東都館定。謁邦大夫。具告奉府城街坊莊麗。不甚讓東都館定。謁邦大夫。具告奉使事。偕巡視城中。入城門。昂視樓臺。上無窰吻。怪訊之。古爲爾不知以何故也。州原。監撫潛邸時所封。故事。親藩不之國。以故城唯樓堞。內不設殿閣。及吾藩。昨第後。不得無所營置也。是時。土木紛興。人工蟻聚。喧熱可憎。趨而過端門內。湧溫泉二所。已疝。已脚氣。明人耳目。有效竹林門東堤上。產玄芝。有輪奐勢。誦瑞者。口嘖嘖不已。飯畢。上城中最高處。所謂天守臺也。有垣繚之。不可眺。唯垣外二尺地。若層出者。四周之下。則石壁百尺。亦眩發不可久立。令人至今思之。病悸也。銳兵頭目。清水某者。先是奉命剪荆棘。刊木通道。四縣地人頗號稱。識州中山川處所者。邦大夫俾其來陪。則舉其手。歷指相語。纏纏然也。曰。北之山。其最遠最峻而峯崿刺天者。金峯也。藏王宮之。皆黃金地。神所甚愛惜。以故人往者。還必棄其鞋。山中跣足。出不得拾其一塊石。近此一層者。爲蘇陀。爲王子。爲冢原。爲積翠。峰巒倚疊。鮮淡如畫。更近而一二森。又近而躑躅崎。右卽藩主壽藏處。又益近而夢山。



大泉寺。夢山者。僧疎石所咏。爲蝴蝶之栩栩乎家山也。後秦雲使君一日凱旋所由。假寐山上。則曾五郎托夢爲其子。是爲機山。土人游者。採石若草木葉。歸寘諸枕。亦往往獲佳夢云。蓋以石和後世。以五郎爲字。故傳會其說爾。大泉寺者。富士川之濫觴。有池。亦名富土。卽機山生時所洗浴水也。其右有愛宕荒神。之山踰嶺。則版牆山。遠之篠籠山。卽東來所道由也。益右之驪駒山。神坐山。三阪嶺。大石嶺。迦葉阪。弓卓嶺。櫻嶺。環匝以至南。其迦葉之上。皤然可觀者。芙蓉峯。小殊。昨日所覩。則載籍來。必隸諸駿者。蓋取海驛常時所貫視也。其實州抱其半。而所拱不合者。駿與相迺共之。是可不謂寬乎。又其右身山。綿絡數里。而七面嶺。靦乎視人。皆爲法華僧所窟宅。稍低者。鯁澤口。所在衆山左右。東富士川而過。此益張遂成瀨。瀚汪。養兩州人得通。其鑄山。煮海之利者。以有此。又右。檜田山。益之右。則農鳥。農牛。鳳皇。地藏。駒嶽。次第遞列。以北與金峯相接者。州殆乎在壺中。觀天也。其巖然。二農之上者。謂之白嶺。望之稜稜乎可畏。窮髮之顛。每冬時先雪。以其皎皎乎。莫有草木翳虧之歟。是所以最藉甚乎風人之口歟。其皚然其前者。謂之三



敕使之川。川流雖不甚漲。獨長阜之彌望。白砂湧銀。夕陽映之。明月借之。此其奇觀。或云爲地藏嶽之發靈。皇華蓋三臨之云。左此者山谷之間。林木蔚然。黑爲市川。莊州最饒邑也。要之一日千里。四嶺層層。良田中關。皆爲膏腴。遠之鶴駒縣。其東西代棠接壤。子午近之。遂水爲青龍于左。而信駿之驛。右稱白虎。國史所謂之兜巖之邦者。豈不信然乎。予與省吾耳提其口。目隨指移。一一應酬之。弗暇也。雖然風塵之勞。一洗爲快。而眩不遂發。夜訪三宅氏。謫居以在吾鼓盆後。故喜不勝其悲也。十一日。觀舊治所。邦大夫差小吏一名爲道。近已出館。取道城北行四五里而至。則方僅二三百步。東都一關。中侯第大耳壘石不存。塹皆湮沒。唯土城髣髴乎。形勢若有也。口凡四。似其東者爲端門。而內城一層。臺址在其西北隅。極庳矣。嗚呼。以機山之英武。而擁五州兵威。震東諸侯。莫有敢抗者。迺若是其陋也。可謂能以國爲城者矣。後主之不能學之。宜哉乎。導者指其西竹林中。是當時夫人衆姬所居也。唯隔一條路。環以小塹。南有部婁數尺。豈其臺榭或假山所設邪。奇石幽葩。往往點綴乎。榛棘間。使人潛然生姑蘇采香之想。小吏語曰。是竹



也。闕節而堅緻耐久不蛀。大小勻莫有本末。是宜旗竿。視之果然。東與躑躅崎亦隔一道。菁莽不可往。則沿田間逕而至。新布金處上。廠羣有司皆在。有啓行厨者。喫松蕈美甚。下廠工役雜沓。予之所不堪者。徑詣壽藏所。地高敞。景太勝。懷中出藩主所製作碑文。藁誦之。予與省吾四目所眺視。毫髮不忒。皆嗟嘆以謂神矣。藩主明能見千里外也。予獨曰。吾二人者。祇役來此。爲是故也。而今而後。可謂徒行矣。皆大笑。遂從背後陟山。訪躑躅崎。緣山脊行里許。皆藜蒙不蹊。頗至突傷手足。躑躅亦不甚盛。及得稍坦處。迺機山。生平游賞處。相傳嘗有小亭在焉。唯見數四石頭。依稀似柱礎者。已歸與邦大夫謀。明日西游事。寐則雞鳴矣。

峽中紀行中

十二日平日。旦右隻羽口而出。郭西行。初覺轎簾微微搖也。遙見前山白草。遶峯茸茸然。漸行。草漸長。沒巔。迺悟其爲雲氣也。頃之有風蓬蓬然北來。簾益搖。不已。轎或欹側不安。予怯寒過常人。則轎中以外套套頭坐。省吾時或見語。不應。但敘鄉道者。報所過地名。呻吟聲時時聞于外。過家原村。覺轎底漉漉有泉聲。



者再問之。涉藍河與荒河。皆小流也。謂荒河古曰忘河。壬忠岑所咏也。字蓋由草書誤。及富竹村。又聞泉聲。苦河也。經龍王村。路稍折北行。雖風不衰。轎不復歇。亦覺不甚寒也。路側有二三茶店。轎夫放轎。大家下而入店。予尚坐轎中。蒙頭忽聞家上高哦。日出三竿。詩識為省。吾聲口急。推外套出轎。則誠已三竿矣。遂同登冢。上四眺。芙蓉峯。輾然巽上。羣嶺皆如佝僂。然峯形與府城所瞻頗同。祇覺右邊有缺。豈美人側面見頰上一渦歟。身山。鯁澤口。白嶺地。藏鳳駒諸嶽。亦轉分明也。立談間。肌膚已粟。忙上轎。路復轉西。轎復歇。而日色漸午。不復蒙頭。經幻谷村。皆屠家也。想烟而不得乞。一星火出村。踰潮河。有橋頗危。風轉急。轎愈歇。迺下轎。過橋。身著數領綿衣。風來時殆不支。吾也。入薤崎驛。風始柔。從是信駿孔道。驛頗佳。不甚寂寞。驛右人家竹林間。似有小逕。逕口有一小碣。則走大士洞道也。下轎訪之。步僅半町許。至洞處。懸崖數十仞。鑿崖腹為龕。龕凡二。左安地藏。右迺大士像。皆空海造。中間懸銅鐘一。別無奇觀。唯磴徑屈曲。迺得至龕所。甚峻難登。磴口有一大石。下垂者。而磴為其所蔽。如無入處。然石右與龕址連。俯樓由石下進。



始得磴磴盡處右龕而左有洞始入洞黑暗左右摸壁而前陟降幾級欲躋者再洞腹稍寬右轉而得洞後口豁然迺明始識橫穿嶺身也口甚窄縱橫可三尺出頭以望新府城蹟在前下皆田疇也召鄉兵鄉道者問此可以詣青城邪則曰太迂矣迺還從入口出一僧年可二十拱立以俟蓋住持僧也庵在龕右平地上蕭然數楹欲相邀至庵進茶慮前途故不往行語出門云此龕八百年前有鬼神一夜斲崖以奉大士像洞昔年士女進香路也時世替革後村人烟漸繁官爲置站驛而洞前地犁爲耕地故今迺反爲間道耳問癸未冬地震時事則不唯龕洞無恙連庵所亦恬然遂別歷一家村過釜無河灘迤邐北行風猶未已左眺白嶺上黑雲湧出如蒸甑烟憂明日或雨柳澤訪古之弗便也土人迺謂尚隔兩日至祖母石驛云田中有石如老嫗立狀非路所繇故不覩焉驛中有小徑左分薤崎至此爲官道從是取小徑西行涉釜無河身由桐澤而入澤皆石磧縱橫半里許後顧西森則後主移營處俗所謂新府也遙見長崖數里崖皆懸垂成條轟然如數萬石柱湊成者狀其石飛落處往往嵌空殊爲壯觀澤口盡處右岸上人



家數四。隱見叢篁間。迺折居村也。循左岸上小逕南行。又見芙蓉峯如笑迎轎前者。右有德姓渠。前此四五十年。德島其姓者。激釜無河。始爲此渠。身三十餘里。頭在圓井村。西郡皆賴其利云。沿渠西行數里。至常光寺。門前皆田。隔田而人家數十。作簇卽青城村也。鄉有司來治餉者。偕住持僧出迎。揖而入。登堂謁藩主先公神主。而後往方丈。話得遺事三條。觀機山時。舊封券人名門字。皆作問。蓋古時爲爾。花押亦非時。樣者古樸。頗有趣。頃之供湯餅。冷硬不中喫。鄉有司所治餉亦成。僕從皆食。拉寺僧覽先公墳墓碑制。比諸今世都下士庶所用者。極短小。其時俗可想。字皆剝落不復存。辭出寺。則先公莊在焉。迺經來時路。出桐澤口。入折居村。過入戶野圓井村。果有德渠發源處。水聲若雷。渡小武川。至宮掖村。則日暮矣。宿土豪家。是日寒氣甚肅。而村在山中。夜出庭徘徊。覺月痕頗小。樹木蒼然。忽視如鬼物怖人狀。獨吟猛虎一聲。山月高。佇立久之。入戶。省吾旣寐。十三日。出宮掖村。經牧原。右眺金峯良方也。北則谷鹿嶽。西北行入山高村。路側有數人俯伏。訊之。柳澤鄉民來迎也。右大武川而西行。川出自鳳皇山。東南流與小武川合。



東注釜無河南自青城北至慶來一帶地號武川者。由此得焉。因憶潘主十二世祖源八府君分封十二子武川地事。問其邑所則云。三吹在良六里而近。白須在子界以山橫手在戌大武川限之。僅可三里許。慶來在乾有上下二邑。上邑十二三里。下邑十五六里。上慶來有關曰山口。迺信州接界處。新奧在宮掖西南山中。其東北而馬場東南而山寺。各有多少路。併來路所由青城牧原宮掖皆十二族所姓受者也。忽睹金峯轉東。則出府城已五十里。州境之將窮也。駒嶽亦來逼轡前。望之山之不毛者三成。似焦石疊起者。巖稜角歷歷可數。形勢獯然。不似前此芙蓉峯笑容相迓者。相傳豐聰王所畜驪駒。飲是溪而生。山上莫有祠宇。山樛木客往往而逢。以故土人不敢登。昔有一人。戇而勇。齎二日糧以躡絕頂。見一老翁相責曰。此上仙福地。非若曹所涉處。捽其髮放巖下。則恍然已在己家屋山後矣。問鳳皇山。則神鳥來栖處。字或作法王。法王大日也。現瑞山上。或曰法王謫東時。陟此山望京師。予疑其爲道鏡也。語未已。已。土柳澤村口。有星山故城。左側黍田中。插竹表識處。謂是使君舊莊。其西十步許。昔時有大柳樹。是邑所名者。



已枯矣。問此去餓鬼噬幾多。則在邑西南山中十里許。促邑民引至其處。皆搖頭。愬其險隘不可往也。強而後可之。濟石空川。穿田禾中。漸入山間。石角碍轎。荆棘曳衣。左縈右迴。不知其爲幾十百折也。轎已不可行。則皆步。可五六里而至山姜澤。迺見右畔崩崖中。一種無名野草茁出也。自此兩山夾徑。徑極險惡。時時石尖砭足。不可闊步。後顧省吾。尚隔一重巖隈。頗如欲及者狀。則輒興發。欲小試登山脚。迺跳躍以進。邑民引路者亦喘喘然。已至一巘。突然橫在前者下。謂是第一關。巘上爲千里眼。兵部君辟難餓鬼噬時。是其待暴客處也。路左轉過巘。崖下半爲溪流。齧齒極細。水皆環繞亂磯間。其聲可聽。崖下路忽闊忽窄。右眺山腹稍平處。曰逸見壘處。左指兩山相擁最深處。謂是山高壘處。名櫟平。更行一二町。無復蹊徑。左崖崩可數丈。亂石無數。狼藉相倚。勢殊可畏。溪流皆右避而行。崖根悉露。路蓋爲其齧盡也。云前此七年庚辰八月十五日。大風雨。山大震。崖上大石飛落者不知數。此至餓鬼噬口。皆爾毒水流出。皆綠色。味鹹酸。螫舌。下緣石空川。注柳澤。山高兩邑。田禾皆爲醃漬。荒廢不少。是爲邑所最疾苦。立談間。省吾亦至。則



與邑民謀路所由得樵蹊緣山腹以至一崖上草藜  
翳蒼高僅六七尺下瞰小澗甚淺石頭出水者若干  
穿榛下崖擇石而蹈過澗至隘口處水果深綠似染  
家煮蓋草汁崩石皆焦色其理縱橫裂石下有如瀝  
青者流出忍忍然乾者凝塊土人號曰巖礬不知爲  
何用也俯窺水中石間往往有金色砂水搖則鏘鏘  
然可愛前望瀑布三級珠奔玉響可以洗耳頗疑桃  
源辟秦人今尚在此中也左則餓鬼噬也其高不知  
幾十百仞闊僅五六尺峻不可言皆石塊白沙無水  
欲流脚無可措手亦不得攀據仰視惘然久之邑人  
亦勸還予與省吾奮然相謂銜命來此豈可徒還且  
也當昔避難者雖藩主先公是寧匪人哉相目直登  
砂果流墜脚不支者數迺得巖稜一脚踏而一脚探  
探有所得砂礫既沒後踝抽趾稍猛石轉擊在後者  
偶得樹根橫出者喜甚一行二十人佝僂以進時時  
抽身輕跳身輕脚健者常得在前而後者每困沙石  
爭競相推不覺氣息弗接比及中途顧省吾憊甚迺  
問土人下路安在則云唯是耳因語省吾可以反命  
邪省吾激甚厲聲謂曰大丈夫等死當死冷石上言  
訖直前遂得至絕頂處崖崩壓路不可至壘所右登



小龍壘上被以迷陽刺手傷足衣皆爲勾破所帶刀劍室亦悉作爪痕省吾卽坐不言半晌許予探腰下葫蘆得州還以噉之迺醒其恒苦蓐食故飢憊也前望壘所迺峻嶺盤曲處中間稍平者可三四十步闊僅十數步後崇前庳腹寬口窄似地獄變相中啖口鬼細嗑大肚者狀故土俗命名爾遠視皚皚似亦皆砂礫也一巖突臨其右下嵌空如洞亦可容數人也聞兵部府君匿此以俟河清而邑人祖先多產于此者不知當時婦女弓鞋緣何得登也豈世亂健婦皆娘子軍邪然壘前隔一壑州樹灌蔚水聲洶湧不知高深召土人前行芟斬擬蹈壘地皆飢甚苦懇不已迺慨然曰使予二人不得躡桃花源頭處亦命矣哉下壘取原道投足砂阪五尺軀之所壓與砂相得而走走率七八尺若丈許得石角方輟足頃之背後二十人相推而下砂礫爲其益急人砂之相爲勢如建瓴相似有仰僵以背乘砂走者有失一足愕然膝鞞就以臀代其趾者轉眄間不覺至嚮澗處則振衣立澗中石出者上相顧謂上阪時將謂里許今則似不滿百步現成阪路緣何一脩一短豈山上實有神仙者爲嫌俗物來故驅逐出之邪俯就崖側採巖礬及



焦石裂紋者。又就掬澗中金砂。則閃閃如避人手者。狀踰澗上壘。行話問嚮者。壘所嶺後。則鸚鵡澳者。卽大武川。曲極奧絕處。岸闊嶺峻。唯鳥道在焉。又云。此去十二三里。有一條故壘。石室可受二三十人。堂房爨廡。儼然可識。而不審其的在何代。爲何事。意者譜牒中忠賴者隱也。或行或語。千里眼忽在頭上。踞路側樹根。以憇見一僂。後來喘息頗麤。曰。試嘗毒木。故後也。驚問之。則曰。小人生于東奧。而從少時。習聞毛人氏事。烏毛人造毒箭。往山中採草。播泥置少許。舌尖上。以驗其毒。猛者舌輒裂。緩者裂亦緩。始小人聞毒水時。忽憶此事也。下澗掬其水。綠稍淺者。以傅舌上。半晌許。而舌無恙。但覺其味鹹酸耳。則旋嘗其色。稍濃者。亦不裂。淡濃等差。凡五次。而終無它異。遂飲至斗許。尚健若是也。喘者爲其後故也。人皆笑奧人。憨其性爲爾。而渠猶且詬責土人。妄語無毒。謂有毒不休也。會邑人牽鞍馬二頭來候。與省吾各騎。真款段也。渡石空川。右村北行。得柳澤寺。及先公內眷觀花等處。過里正家。供饋。卻之。則云。此今秋熟者。小人未嘗敢先食也。今弊村有天幸。再籍藩封中。而昨聞一官人來臨。訪探先公時營壘處。以知藩主奉祖。



宗之心。亦不棄小民也。故相聚炊饋治醴。自相慶者。是盍可薦乎。迺舉一箸而出。邑人送至界上。膜拜別去。至宮掖。已過午矣。治僕人食。山村不慣行人。炊熟太遲。比發將晡時也。過釜無河灘。轎夫困灘石。放轎息其肩者。不啻數次。省吾乘間袖一石如帶雪嶺者。相視而轎夫則不知。迺苦轎緣何。俄重邪。爲其有阿章癖故也。予則思昨游大士洞。洞壁瑩白可題名。而匆匆不題也。與省吾擬再過洞中。將近薤崎驛。會僕從皆翹備。則命賃馬各跨之。皆驩甚。闐然過驛里許。而後悟大士洞之在後也。則憾甚不及。日已沈西。轎夫益力。轎益搖不已。呻吟間不覺睡生。遠樹中鐘聲開眼。則月出東山上。路傍樹葉石頭皆已露下。人衣上亦覺有光。晶熒相射。疑是何境界也。舉目遠眺。倒峯側崖。長嶺短巘。奇狀千態。千態如流。皆與月露相爲色也。入眼輒移。無處捉摸。思句欲成。復爲別境。撩亂忙謀更張。巍巍湯湯之調。迺變轎行如飛境。不待筆景似避詩而逃也。比及二更。至府下館所。而吟終不成矣。館主人久立門首。相勞慰而入。劬甚。猶且痴興之不可已也。推窗引月。偕清光同寢。十四日。僕痛故不發。巡視府下街坊。貨物山積。其土產所冠它州。



者。葡萄。梨。栗。柿。核桃。烟草。草。松。藁。石。耳。凡百漆器。疊。席。絹。紬。金。鉛。銅。鐵。錫。良材。怪石。是爲最。魚則多。鱖。魚。而無鯉。鯽。海鮮亦從。歙。澤。口。舶。致。罕。故。貴。往。歲。皇。子。良。純。謫。居。是。州。一。日。因。聽。杜。鵬。動。其。懷。都。之。心。作。和。歌。一。首。自。此。不。復。鳴。矣。予。疑。其。似。烏。羽。帝。隱。岐。島。事。也。近。郊。過。一。蓮。寺。游。行。僧。所。住。持。也。昔。朔。日。上。人。者。躬。之。寺。原。在。今。府。城。處。地。名。一。條。則。所。謂。源。八。府。君。者。所。爲。插。一。莖。草。而。神。祖。入。州。乞。以。置。府。別。賜。今。地。移。寺。居。焉。府。君。及。上。人。墓。見。在。城。中。訪。之。邦。大。夫。皆。不。復。識。其。處。所。也。暮。往。新。善。光。寺。試。其。所。謂。燈。臺。佛。者。無。復。有。輕。重。皆。謂。佛。菩。薩。似。不。爲。書。生。地。也。復。遣。僕。人。試。之。亦。爾。則。見。以。爲。書。生。所。畜。奴。邪。夜。詣。邦。大。夫。別。告。以。使。事。已。竣。明。日。還。也。

峽中紀行下

十五日五更發。取道板牆。當過惠林寺。訪鹽山。上天目也。天暗且雨。憶武川人所言驗矣。坐轎中。油幕上覆。眼界猶無處建立。但足續枕上憂耳。候吏高唱。左有酒折宮。當下轎。則下入華表祠。二云管神與八幡也。昔倭武東征。還從筑波。閱十日至。是作歌歌之。羣臣不能和一操燭。丈人賡成。後世業聯歌者所崇祠。



事見國史。古者廷臣之血食外州。皆以天神稱。而土官號國神以別之。其以和歌著者也。亦謂之和歌宮。而八幡神有少宮者。而管天神之名。獨顯於海內。少與和歌土音易淆。則亦謬傳者爾。行五六里。至櫻井村。而曙。是機山時。稱爲善聽訟者所食邑也。稍離村。左有舟山。有大藏寺。隱然乎見烟雨中。也由山崎村而左。循田中小逕。逕甚曲。轎頭或南或北。雨益甚。烟益濛。疑在雲氣中行也。忽見數十百株樹。羅立道左。但露去地以上三四尺。其它則鴻毛一氣。併與太虛空裏藏之。右眺六七里長。遙嶺如帶。斜疊作兩層。色皆縹碧。而雨氣所映。鮮熒不可言。則出頭轎中。喚省吾指示也。大叫一聲。不覺絕倒。路濶而轎夫幾乎躓。徐則曰。安所借少文時。畫家子以爲終身臥游具哉。蓋其癖又來也。訪山梨岡何在。北行數十步。右眺鹽山。左過鎮目寺前。益左詣岡下。有祠。卽祀典所載山梨岡社者也。踰華表。有橋穹窿然。橋有屋覆。積禾其中。不可行。則躡闌干外寸許版而行。機山時。禁榜猶釘廊椽。花押如鮮。入廊祠祝出候。殿甚古。形髻剝落。柱皆成蠹蛀痕。殿扉雕鏤。頗纖巧。云是武田番匠者造。蓋曩時工人食稟者。如它州稱飛驒匠也。前有木刻。



獨足獸一。福祝不識爲何獸。問祠奉何神。卽大山祇也。傳云山之怪夔魍魎。豈是邪。觀機山賜其先人書。及其時有司官券二道。辭頗懇。視省吾撰劍首有倦態。迺起送出。指華表北一石。大可五六尺。而謂是郡之鎮石。歲時有事祠中。輒所徙神輿奠幣牲處。就視傍作皺紋如綿絮狀。厚纔數寸。不能識其入地深幾百千尺也。出村候吏報兜山在左方嶺上。去予轎處里許。雲霧封不得覩其真形。蓋兜鑿云。更過一二小村。又屈曲行田。逕經萬力渡。遂水一名子酉川。爲從府城北流而東而南西。循行十二位。與釜無合。但缺戌亥不周。故名爲其國語。又有操音意。故亦名歟。行哉川乎川等邑。有七日市。三日市。則嶺南亥市類耳。至惠林寺。顛視山門上有鐘。僧快川入定。大火聚處。謁機山像。相傳其時召工弘清者來洛。對而爲之。旣成。酷肖曼陀羅中不動明王者貌也。遂命螺其髻。跏其趺。左手操索。右手握劍。燒頭髮。調采色。色之於今。諦視。但肉法及曾膺膊上有長毫。爲非明主耳。僧語此地爲牧莊。或號馬城。始爲源道蘊邑。世所稱二階堂。出羽入道者也。道蘊請疎石開山笏室前心字池。卽國師遺蹟。往視。右二點爲沙土。圻所沒矣。及機山



時從正法請快川來住持。在永祿六年而封券署七年。請出觀之。其文詞極恭。量田帳籍心縫處印福祿二字。圓徑八分許。總計處精字。亦圓一寸二分。蓋當時鄉有司所用官印。皆色朱。今俗間所罕見也。又云。機山影原在小松。下世後七年。始徙此。壬午之亂。兵燹燼殿閣。它佛像什物。皆所掠盡。唯此與所奉釋迦文拈華像。僧末宗者。負謁神祖寺。迺復舊觀。又覽牧溪畫羅漢。唯存二幀。則第九第十尊者也。快川題署其背。墨瀋若新。可翁畫海島大士像。亦佳筆也。又云。更入山十二三里。有淨居寺。奉天王像。機山伐駿時。夢藉其力。高大夫軍鑑謂之上求寺。不動尊者訛傳也。話間晷移。捧河漏麪。至覃為羹。皆芳潔適口。知香積之富也。辭出門南行。過東方村。詣鹽山。是和歌者流所稱為名區者。其與海相去遼遠。豈芙蓉未從地出。時潮汐所激。邪將地產鹵鹽。或如解池。蜀井。邪不啻此也。州之與信連。而反隸海道者。皆疑矣。問指出磯。何則。候吏失笑。而後徐徐對曰。此石和入府城道中。可望焉。予之緣名近。而謂其在此也。山門跨橋上。扁向嶽寺三字。又鐫慧光大圓禪師六字。即機山為拔隊奏請也。與吾府公所為高泉請謚。不差一字。



可怪堂後禪師像冷骨癯貌而有眈然懇至象目精  
嵌玉炯然如射人衣上漆光如鐵可想其人數十百  
年後名手造也像左袈裟一副摺疊處皆斷初看如  
淡黃翻其裏紅彩隱然乎絲理年久壞也哲那環徑  
三寸合筠剝其中裁而圓之膚皆向外其合縫處漆  
力盡皆綻矣右有拄杖一不知何材輕甚深黑色作  
皴皴狀長七尺二寸三分兩梢頗細上梢三寸七分  
下梢六寸處皆作貫珠形去上梢四尺處有探水繫  
棕欄扇一拂子一扇闊七寸二分長一尺柄六寸七  
分拂唯柄長八寸五分存矣東有峻翁像亦頗肖矐  
殊甚其第二祖也西侍者像忘其名年二十四五許  
目銳皆指角英氣覺逼人皆戴帽五山諸寺一樣形  
制也從殿左至明白菴寺規榜文極陋住持僧頗似  
持律比丘矜持焉者子院四十州中菴院隸者百餘  
其在它州悉爲有勢力者奪取也出見古書畫開山  
禪師二幅其一只無常迅速惜時不待人作二行書  
印在行間其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  
息滅亦二行印在尾上大下小皆無名款字不惹塵  
埃其人曾中可想省吾則指只惜二字示予似疑笠  
上笠者峻翁一幅下火語也印亦上大下小在後二



行間字弱甚。畫達磨一幅。上有蜀僧道隆贊。題曰爲  
朗然居士拜贊。寺僧謂其鎌府始主也。是否。又云是  
毗首羯磨畫。夫巧匠天以筆墨代斤斲。自昔未聞可  
謂時時出神通。楊補之梅二幀。皆五寸闊。錢舜舉美  
蓉雪舟雁皆佳。僧又云昔寺藏東坡竹補之梅大幀。  
爲一官人請去。其人易以它畫。因剪原幀二寸許。接  
在所易畫上。以存舊物。予笑其用心勤矣哉。古銅磬  
一。金山來也。僧家常用如仰盂形者。徑一尺五寸六  
分。厚六分。銅色粹美不可言。緣邊有題署。細眎皆鋸  
痕。作字不須刀鑿。讀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造。

三字作空。爲異僧奮腕作勢而打者。三。聲震山谷。不  
絕半時許。遂遍覽寺境。堂後大士閣。勝和尚鎖真身  
處。其西南垣內大杉樹。三郎使君藏鎧處。今移在於  
曾神祠。其西無量壽佛堂。南慈氏堂。卽葬峻翁處。佛  
殿西有五司寮。其南禪堂。禪師以其師像代聖僧。其  
師者所謂三光國濟禪師者也。諸堂皆華樣。如今黃  
檗規制也。薄暮雨不已。辭出門。過鹽後村。涉面川。宿  
勝沼驛。夜半地大震。思親之心。俄甚。十六日。衝雨東  
行。路側葡萄架。采摘殆盡。蕭然似非復來路也。上柏  
尾山石磴如都下。愛宕高寺僧誇說福原鎌府室町



世世霸王文券存。又巨勢金岡畫不動。幅廣丈二。希代物也。爲急行故不請觀。村口有大橋橫吹川也。陰雨與溪流助勢。喧豨然。物候之驟殊。疑取它道還也。至鶴瀨關。吏迎謁。擇店之可宿。留一儻看裝。還出關。由橋前左山行一里許。有諏訪祠。始則與都道但隔一川。行人之語。驛豎之歌。往往相聞。衣皂白尚可辨。識漸行。所隔之川。又隔山。其水聲漸不聞。寥宗甚。土人指語云。後主之棄新府東道也。鶴縣違順。迺不得已。將固天目山。時猶莫有是路。冒翳排薈。緣前山以進。鄉豪土兵處處屯結。助逆盜賊。蠶生聲勢。相扇將校。扈從士。日日滅竈。夫人侍姬。徒跣荆棘中。路草爲之色變。父老目擊其事者。傳言至今。尚爲潛然。予與省吾不覺歔歔久之。山徑忽東忽北。足指稍稍向上。過水堡村。時有陟降。右沿一溪。則龍門下流也。率行五六里。而至景德院。雨亦小歇。山門南向。入門謁後主廟。後主郎君夫人影像。皆新造者。太俗不可觀。僧麟岳圓首座。將校從死者二十三人。虞氏輩十六人。皆牌子也。廟前有後主所踞自裁者石。二竹落其外。謁畢。詣籌室。與住持僧語。似有道骨者。問遺墳所在。則云。始後主兵解時。闔州麻亂。莫有爲修後事者。僧



拈橋者在廣嚴院。聞之來赴。既過七日。屍血淋漓。君  
臣不辨。迺同葬一壙。卽今建廟處。以故別無窀穸所。  
一二年後。神祖命伊奈熊三者。建寺奉祀。特賜  
六七里地。供香火。而猶且草創。寺莫有所名之。州檄  
郡符。但以田野精舍爲稱。七八年後。始得成寺云。拈  
橋已順世。後住者貪暴。不作佛事。迺採伐境內竹樹。  
圖貨殖爲務。則勝國遺臣來事。神祖者。皆憤甚。更  
請良尊者居之。而使寺境不復隸廣嚴矣。良尊復推  
其師骨山者爲祖。以故拈橋遂湮沒不傳焉。後主廟  
貌。皆二三十年前所營。置而從死。諸臣姓名亦緣小  
幡氏者。作牌寄送。然後可得而言也。晷已斜。則相訣  
下山。行數百步。有路右分。似入村小徑者。予不以爲  
意。沿阪更下。可百步。行且覓走天目道。逢樵子立語。  
迺識嚮者是也。反而道焉。初見石田夾徑。往往而在。  
疑樵子之吾誑也。愈行愈邃。又疑其真諦語邪。更無  
隻影。從誰而質之。大氏八九里間。左傍山。迺右山稍  
闕。阻之以水。水左則左擔影可鑒。左右遠近之迭代。  
洗耳之聲皆水。而娛目者無非山。而後知其不人間  
地也。山間稍坦者。曰屋形平。卽典廡使君者昔居之。  
皆踞坦處。憇息。兩益歇頃之。仰看雲裂處處見青天。



熱蒸倏甚。皆袒膊而行。至枕阪。相傳古時有龍伯氏之子。蹈蓬山而疲。茵芙蓉而臥。是其枕也。右瞻龍門。瀑響猛甚。但匹練之色。不懸于天。而布諸地者。豈陵谷之數。福地弗免邪。更行見人家數四。曝椽實箔上。問何爲也。瀾殺其味。作爲餌也。予憫然。丐數顆。袂之。省吾顧曰。知棲雲之非遠也。以何故。詩不云乎。白雲生處有人家。以是故也。相笑而行。果得寺門。未至十許步。路左側小亭。安地藏像。前有石。名息壤。始業海西歸。行求山水之肖天目者。至是罷甚。跣石以睡。忽開目。見一磁碗。因憶在茗源。與其師中峯約。遇天目。輒止。遂登山。四眺。果獲勝地。出所背中峯像。建蘭若。奉之。則今棲雲寺。土人云也。以國言磁碗爲天目。而傳益以空海三鈷事。世俗所傳語。率此類耳。山門曰對嶽閣。影堂曰傳燈菴。有所背來中峯像。豐胖。覺有智福相。哲那環作六角。記鹽山拔隊像。衣上者亦爾。則其時尚之也。右有業海像。亦豐而少骨。目視望羊。然俱較諸鹽山諸師者。精彩若在雁行。爲其不嵌睛。玉故也。凡百工巧。中華爲精。是獨不然者。豈物各有所長邪。抑唐代之遺。施之吾東方也。入方丈。啜茗。茗喚僧語曰。機山七世祖明菴使君造是寺。山原名木



賊山入更深。有使君養病處。寺罹壬午之災。其所爲興復者。莫有大有力戮助。而陋樸如所見矣。封租四十八貫。今而塵塵乎四石二斗云。訊所謂十境者。出業海。及使君歌詩一版。相示。愬其字畫漫漶。予慨然誓捐貲。重新之。僧合掌曰。多少福田。予曰。是不爲福田。亦不爲名高。僧惘然。其十境者。雷鬪峽。山神廟。飛猿嶺。梵音洞。金剛窟。忿怒巖。天目井。并龍門對岳。傳燈爲十。索其處。僧指寺西長嶺。如屏障。然見百千王孫相負。攜纍纍乎垂樹枝間。熙也。問其它六者。則云。路甚遠。且荆棘鈎衣。不可行矣。予及省。吾強之。迺云。無可觀。色頗憚。然向行。童喃喃不休。若將喚寺戶來。芟路者狀。慮其妨農收也。意廢而止。僧則云。影堂前大樹。每夏夜。有三寶鳥來鳴。又有神燈來往富嶽。夕納涼人多見之。又大風。或失火。必聖僧現瑞。種種絮話。似爲十境補興者。頗厭之。卽出。始上山時。得一聯云。礙鞋冷石如畱我。植杖白雲來媚人。及還。賡成。覺歸興之轉佳也。寧僧之敗興。俾境之無僧者。頓覺勝邪。未暮。至所擇宿。鶴瀨人家。宿家雖隘。而主人頗能話。話及天目事。主人失驚云。何得無它。問之。則山中故嘗有木客。善撩人。迺悟嚮者。僧憚爲導。爲是故也。



嗚呼。俾我不得窮苕源之奇者。僧慈悲心也。夫木客善吟詩。豈必畏人哉。雖曰畏人。亦何怨吾儕。是則可謂過慮矣。且聞山與在浙者。駢其奇絕。而千載廖廖。不施譽於翰墨間。曼曼乎淨老十首。寧足據其烟霞之趣。使山靈木客作詡詡面孔向世人哉。雖然。不啻吾一子者。無山緣焉。迺山之無詩緣也。亦其護拙忌吾一子者也。又問勝國間事。今景德院門前處。其時有一二人家。後主之走至此。追者既逼。則納夫人衆姬妾一民家。其人名清右。其子孫見在。尚語其時事。時會積茅于庭場。命搬以擁塞其門。曰呼一炬火之。侍女輩或有走出者。皆砍投諸燄烟中。南牟聲與哭泣俱聞。後主曰。今而心頭無罣碍。其烈可知。迺覓地稍高者。得今構廟處。出寶甲盾無者。衣郎君。土屋宗藏爲之師。顛沛間其執禮不苟者。如是。後主則提偃月刀。欲出奮戰。宗藏諫曰。主君則新羅二郎宗統。所在承二十八世社稷之重。上天之不弔。一旦運移。業已至是。而豈可放匹夫之勇。授首奴子輩哉。後主抑憤解甲。端坐石上。使宗藏奉刃取終。或云使小原丹後也。從行將校皆耦互刺以死。最後宗藏及僧麟岳在岳。謂弓刀之士。方其運刃自屠。力或不足。欲死而



不能呼吸。綫存是豈不大不可欲事哉。僧則亡害也。迺使宗藏先審跡其克襄事。而後岳以口伏刀鋒貫其背。死。世謂後土殞於攢戟下者。傳聞之誤也。予始拜後主影像。猶如不拜然。至是不勝悚然。十七日。中夜蓐食。迺發上篋。籠半嶺天。稍稍明。深谷底人家雞聲。遙聞山豈比岱山之崇哉。雖然。意渴日觀之勝甚。使從者推轎而上。及至巔。遠黛中往往逗紅。濃淡相暈。覺群山之豔於來時。獨憾小佛蔽虧。不得眺其虹旌澤旗。後前導擁之繽紛。鎔金之在冶。其大幾十餘丈也。興之與歸。思相壯步而走。飛而下。嶺至麓。顧仰之。省吾尚在山腹。喘吁吁然。經黑堡。初雁花崎。諸站歇于猿橋。予囊中喪嚮所丐杼實甚。索之不得。省吾笑曰。未聞公之爲狙公杼實。遂何用。曰。嘻。方我之在南。豫章天譴未霽。親親及諸所知識厚祿者。無半字相問。是以日夜奔走窮山谷間。與牧豎耕夫伍。備嘗稼穡之所艱難。十數年間。其所餬口四方者。大氏盤中堆盛藜藿。芥藻荒歲。則草根樹皮居其大半。糲以半掬。許菽麥其所貢。公上香稻白粳。悉皆眼飽而口未熟。一霈大恩來。所事之主。雖有大小朝廷之分。合而計之。可得六七百石米。其所下箸。雖未能鱸五



侯之所贈遺如樓氏之子而亦不至借九詐非以諱  
其竄也。况此行軺車之所經鄉有司戒前郵丞里正  
扶服道左遇者下馬言者鞠躬如遂忘昔吾自以固  
有之也。及覩其人狙同糧者爽然自失忽復悟前身  
矣。因思不啻我也。其生長東都以老死恩澤中者則  
前身皆隔生哉。故我懇丐四五還都後將以饋吾黨  
純綉之子俾其獲所謂宿命通者是豈非四五善知  
識邪。善知識而失之是豈不可求之太急邪。足下何  
以笑諾則省吾唯唯腹笑其迂也。逆旅主人不知何  
人年方冠介予所從儻乞留詩奇之甚。需燈心帟展  
而書途中一二首又作五奇畀之。經烏澤至狗目驛  
蓋驛戶自非綰海內之孔道巡述所皆繇冠蓋相望  
蜚騎塵鷲若東海一路者則其所朝夕資家口必旁  
資耕穡用供公上之需也。况自有東都來幾十百年  
峽之成藩寔昉今日而就封之命未下國臣挈內屬  
于州者或鮮矣。是乃本道之馬豈能昧爽裝鞍立槽  
終日仰秣以竢寥寥之人影邪。毋怪其客至而喚馬  
于田之遲緩也要之非驛戶之資耕而耕夫之供驛  
者則亦其心厭驛之妨耕者已。以故吾發府城後欠  
伸之聲必發于驛。天目之游已竣思家之心如火斯



急。而其身雖在轎中乎。有馱包焉。有罷僕焉。不克棄而獨前。愈益不堪。驛夫之若將終日于是也。於是轎夫放轎驛側者久之。予偷出轎獨行。而省吾及從者不知也。行蓋三四百步許。陟一丘而竦。而皆不至。翹首以望林杪之間。亦不見號槍之尖。四顧皆青山。興益佳。慨然又謂寧且行矣。此至堡尾。道直如髮。獨行不岐。迷是何假嚮道者哉。渠其卽轎之輕而識吾之不在。卽吾之不在而直追以及之焉耳乎。山谷間雖狐狸長兒孫處。是何干茂卿事。更有狼與封豕乎。峽中是物故嘗不害于人。景德寺僧云乎爾也。愈益前行不顧矣。時豁秋望。烟凝山紫。夕陽之借色。霞霞之借色。紅樹而紅。樹之經幾霜于來時。其色之與歸心益深也。日以娛乎足。留心以感也。步急翁嫗在。獲婦子戴餉田。皆路左右夾之。行語相答。侶伴處處有之也。黃雲多捲稻禾之大。訊之年豐。故歷堡尾至鶴川。後顧尚杳然。迺踞驛人家門傍石。丐火吸烟。二三管忽聞人語。驩然者。卽諸人後至也。眎之喘且汗。相笑偕宿于上野原。十八日始自予在藩邨中。與省吾雅相善。予今年四十一。省吾二十九。而顏色老矣。然予多病善臥。其於所噉食。頗不及省吾。性亦嬾甚。又有



子房疾行則鴻雁步不能致遠。省吾則幼學擊劍甚口使氣忼慨舉止甚急促。故予或有粥飯僧之誚而省吾不免名在儒俠間也。素常每相見輒必善謔。紛然競相誇其健壯以鬪其歲云。及在此行涉歷峻危予業已性良蓐食且便山行。故省吾每爲所羸不能莫所憤怪。至是日以將踰小佛嶺中夜起治食。凡醬豉峽中所造極臭惡味不佳。爲其止幽菽不劑麴蘖且貫索懸之屋。頗帶塵煤故也。會行厨中者竭乏以取給。店主人是以予亦不復能健蓐食。而省吾暗喜甚。已出驛而過關野美稻等處。右眄湘水上烟霧蒙蒙然。皆云近冬水方冽也。稍稍至小佛嶺。技癢復發不得忍。則下轎而徒。省吾偃僂抱持馬背以下險。其尻時時高如野雀之啄。衆皆危之不聽。可下嶺二分之一。予已飢憊欲上轎。則仰面視羊腸上。省吾儼然據鞍以臨之。恐其望見而嗤笑之也。急取翳薈處喚轎而上之。而省吾迺謂前去久不見影矣。盡下嶺竊已下轎。踞路旁巖崖上。故爲飛走下嶺者相迎而笑不已。省吾以爲信然。猶尚左支右吾。陽誇不屈久之。從行者鼻間微有若匿笑者態。省吾迺悟。驩呼云。果然果然。遂一行闕然聲聞里許。蓋本月初七發東都。



以至今日。凡一十有二日。省吾唯是時為最得意云。  
 駒城嶺下中火。而宿府中驛。井水會竭。而從者皆不  
 得洗浴。然皆困極。卧輒熟寐。十九日。日晏迺起。皆狼  
 狽治裝。輒發。午時抵藩邸。反命。藩主欣然慰勞之。且  
 賜以一絕。曰。明時為客總無惡。惹得風流使者名。自  
 此予家蓄風流使者印云。

徂徠集卷之十五

此書籍八書買  
 共益貸本  
 社藏書印  
 及贊取等禁

145  
 1014



